



蕉風月刊 290期

一九七七年四月號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0期 ● 一九七七年四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電影

金盞·邁克·62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聲音』的英譯商榷·瓊怡斯譯·64

■散文

我們是一條河·李橋君·68

淒傲山水·林山樓·70

舢舨譚·周望樺·72

落日·莊聲濤·74

那條多風的走廊·落葉·76

■風向

關於於梨華·楊升橋·78

■史料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三)·吳戈編·83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九〇期

目錄

■封面畫·孫琴安作品

■小說

- 殺鳥的人·愈 彬·4
安娜·安娜·白 船·9
馬來仔·麥 浪·23
-

■專欄

- 師情(學與思)·鄧百年·29
好意的建議(古城之戀之六)·黃潤岳·33
泣然大地(輕訴集)·何榮良·41
-

■詩

- 峨嵋·溫瑞安·45
清明·北門·余中生·48
尾聲·鄭榮香·50
水影無限時·黃昏星·52
流雲·陳月葉·54
黃與黑·歸 雁·56
-

■論述

- 文學作品中的心理學問題·王潤華譯·59
-

■書評

- 不死的與逝去的·張瑞星·80
-

愈彬

殺鳥的人

「已經三十出頭了啊！」媽低抑着單音階的嗓子。

三十餘歲仍自然乾燥的一身，本不出奇。奇就奇在上帝慌亂了手脚把我雕成一副馬騮相，叫小女人睇上我第一眼，就驚悸得不忍再睹那噁心的第二目。我初中三那年，父親枯黃的生命脫帶凋謝，遺留一柄僵僵的鐵鋤給我，我就輟學而牧放兩畝長滿乞（廣部）瘡的田壤。打從十九歲開始就漲紅着臉去相親，木然的被親友擁去見那些嬌柔的女判官，木然的被擁着回。那些可憫的小女人，和我相親簡直是在她們粉頰上敷貼可恥的灰垢，要她們擠出多少眼淚口涎去洗刷這污辱，還附託媒人婆攜帶那些屬於蛤蟆和癩皮狗的語言來給我，如功力雄厚的一掌把我推得蹣跚。年幼的我一跌就痛煞了，疼得不敢再去夢豬臉王阿義娶下凡仙女的神話。現在相親相得痲痺了，小女人卒的一口苦痰再也灼不傷我。媽却因日子累聚得愈久，愈嚶哭得像初生的幼嬰。媽就只生我這粒不圓的蛋，我這傳宗接代的獨木橋，還待下去歲月就如白蟻般饞嘴的蛀鑽，腐蝕了我姓的去路，叫我怎對得住憤懣的八代祖宗啊！媽因此咽泣又咽泣，我千蟲蠅爬的心脾却措不出暖熱的語言來安慰她，笨拙的驢嘴只能迸出一句：「死媒人鬼！」讓臉抬起紅腫潤濕的眸子白我一眼。死媒人鬼就汲去我媽半生的私蓄。

媒人鬼說：李美真。二十五歲。波咯先那村。我翻騰的血液滾滾上昇，三十三吋的胸室都快漲爆了

。李美真？波咯先那村？好奇烘乾我的喉嚨使我饑渴得欲迫切看她，強烈的犯罪感又使我瑟縮得如見光的小鬼魅。我靜謐多年的心湖劇烈的澎湃。我年輕的失眠了幾晚。

這一天的來臨，我突然忌憚的想迴避這幕戲，這幕在我向前一度又一度重演的戲。兩盒車子傾倒出一夥不整齊的人群，雲聚在茶室內的圓石桌子旁。一盞茶後，一大夥兒不整齊的人群就流入黛綠的公園，然後媒人鬼唱戲般耍那兩句粗俗的藉口，促使如魚群的嘴臉紛紛潛遁入綠林中，撇下懵懂的我和一個可憐的小女人。這一幕品質低劣的戲，雙方的親友是一具具的傀儡，我和小女人都是木色的擺設品。而這一次，我却是火色的擺設品。

這次我是火色的。我敏銳的察覺她端正的坐在鐵椅的另一端，我就在三尺以內的這一端。我們却如間隔着一片浩瀚汪洋。海在那一隅靜止的棲宿。海的這一邊翻着如山的浪濤，一山一山的把我壓得透不過氣。那強烈的犯罪感覺絞痛着我每寸肝腸。我躍躍欲試又無胆窺視她。她木然。我火然。她冰然。

我火火火然。

媒人鬼說：李美真。二十五歲。波咯先那村。我焦急的翻着舊信堆，翻出兩張老黃的航空信封，略帶酸酸的臭蟻螂味。信封右上的墨印已經臥了三年多了。那娟秀的字跡：「陳××先生：」天曉得這陳××長着幾隻手幾隻腳，我既不認識他更無意攀結他。信衣肚中央橫陳着幾列井然且娉婷的鐵勾字：

TO :

No.xx, Block x,
Thi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不知哪個缺德瓜不懂憐香惜玉的將這娉婷的地址用粗獷的手筆斜斜刪掉，然後在其左下角塗一堆蟻行的蚯蚓：

Please redirect xo :

No.xx, Simpang Empat, Kedah.

好個匿大的吉打州，膝下糾纏着好幾個含奶嘴的Simpang Empat（十字路），這群小鎮孫兒却胎生自不同醜娘娘的小腹。於是這隻折翼的青鳥忘却母恩，尋不着歸巢，白白翱翔到三百哩外的首都，兜

一個圈兒轉折回來，乖乖的跌落在我陌生且粗糙的掌心。我濕着從未拆過情書的雙手，罪惡地一遍一遍讀着：

X X :

當你推開那扇沒上鎖的房門，也許你會驚奇我為何悄然撲翼而去。也許你冷靜若佛。畢竟你預測不到更無從窺探其因果。當時我又何嘗能料到？

週五那日，我接獲自我赴陸年餘來家人給我的唯一的訊息，一封黑色的電報：父親長辭此世。不知父親遭頑疾扼殺了，抑或父親長勝了（當我歸家後，聽到陰沉沉的流言：我父被你家和我活活激死。那只是傳說而已。）平時被你稱讚了「小哭包子」的我，握住父親的死訊，一顆淚珠都沒淌下。我急遽的搖着迷你巴士到馬大，找你你不在，只好提着重甸的行李鑽入火車站，火車尚未滑行我又溜回我那西廂，迎房東一臉錯愕，說：「不回了？」「回。」我說。我清晰的知道此次我歸去必足陷膠泥，要再飛來會你是渺茫的事，所以我決定再逗一晚，怎知第二日在你宿舍底樓苦候半天尚見不着你。這回我認命了，哭了一夜火車回家去。

抵家之時正忙着致祭的親友都歇下來，用怪異的眼光朝我戮刺，而母親却懶得睜開眼簾瞧一瞧我這不孝女，但我敢肯定他已瞥見我那雙橘紅色平底鞋。（你送我的，我沒再買過。）我抑制住自己不哭出聲來，我的哭聲將會震怒棺槨內雙眼不閉的父親。喪事剛剛辦畢，母親就攜帶我與三妹搬遷出來，駐足在陌生的外祖母家。母親沒有責咎我，由始而終一句也沒有。她冷冷的沉寂却似在我愛動的雙足上凝結着一個桎梏。我已經一次背叛家人不顧一切奔向你，我疲憊得無法作第二次的沖飛。我仍迷信的堅守一個夢，伸長頸子期待你來帶我馳去，去闢我們自己的伊甸園。我等你，你來。（不是現在，明年年初你畢業後。）

愛你（愛的後面是沒有句點的）

美真

X月X月

又：那夜我拒了你的要求，原諒我。
我的地址：（外祖母家的。）

我如竊食的老鼠般睨她一眼。她正若有所思的向前凝視。我始壯起胆子端詳她的側臉。優柔順暢的曲線在尖挺且圓渾的鼻端劃出了高潮，老練的酸畫匠苦習三年也揮不出這麼美妙的一鼻。唇微翹着，暗示着憎厭與不滿。額下鼻上的淺凹好像刺藏一海的郁藍。頰上有幾點活潑的棕色雀斑桃皮的跳出桃紅暈雲。她炫着一種金色的氣質。她金然。我土然。

我屎然。

解剖了那隻迷惘的青鳥後，污穢的雙手上染滿血腥味，個多月都洗不淨。第二隻負傷的青鳥撞撞跌跌開眼而來，我再次張開利剪的大鱷嘴，這隻學生弟弟也就夭折半途了。

××：

有點埋怨你。你怎不給我片言隻語？我莫名的擔心起來，或說疑心。

如果你還有記憶，該知道今天是情人節。令我寂寞的單思的情人節。(鬼知道有沒有相思。)
。)當年 Saint Valentine 假裝沒有看見古羅馬法律打着活結的繩索，很豪俠的與愛人結合。最終他在獄牢內有沒有灑淚我不懂，我只知道當初他的勇氣已如揭露瘡疤般揭露了我現在的怯弱，足足羞慚我一生。

我一靜下來，腦子就伺機不安份的亂動。我的思潮總愛湧入無星無月的黑霧，做一個不祥的夢。夢中你背着我閃入了樓閣，捲上沉重的大門，而門上嵌着一對銅環獅頭虎得我在黑暗中哭了，血淚如紅豆滾出，你的聲音彷彿傳自稜形的「福」字後面：「從前我還小，現在我長大了。」

不管你現在怎麼想，我還是決定傻傻的等你三年。三年後若你還不願意遞給我半片紅葉，我也只好依母親草草嫁出去。那是我多麼不願意做的事啊！

保重。

我永遠愛你，就只你

美真

二月十四日

(地址)(略)(波略先那村)

三年了。已經三年了。

媒人鬼若軍官般率領埋伏的兵卒從樹縫花間泌溢出來。她仍金然靜坐如禪。我戲謔的響起，如敲破禪寂的鐘；

「走吧，小哭包子」

她瞪着圓圓的眸子，愣住。(就憑這一愕，美真姓李了。)

澆完那一畦畦發育不良的橄欖菜，我坐在插入池塘披藪苔衣的木梯上，摺上褲管很享受地洗去踵跟趾間的每一點泥跡。遠遠嫻踩着田埂踉蹌奔來，邊喘邊呼：

「伊答應了咧。」

「誰？」

「伊。伊。伊答應嫁給你了啊。」

「啊——媽，」我如孩童般掙扎着。

「不，媽！不——。」

安娜·安娜

(一)

細雨輕飄，又是那霧雨的季节。

打開那淺藍色的信箋，我心中猛然湧起一陣緊張狂亂的心跳……

李：

季候風又吹起了。收到你的信，就如在霧雨的季节裏見到了陽光般溫暖。不知爲什麼，每一回郵差從門外經過，心脈就會驟然緊張地跳動起來了……

今天一大清早落寞的雨花就開始洒落在清淒中。翻開書本，一顆心又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以往總盼望着假期，然而如今，假期才剛開始，我就一日盼一日地等待着開學了。別取笑我，李，如今真恨不得明日就開學，然後又能一塊兒歡笑，一塊兒討論那煩厭却又令我興奮的數學啊！

這幾日來總飄着霏霏不斷的雨絲，不知你那一箇山頭會不會也這樣？我總想起，你如今正在做些什麼？還如你以前所說的痴望窗外淒淒？你一定會快樂，因爲你已回到家溫馨

的懷抱中。是的，你一定要快樂哦！

告訴我你那一方可有洒下與這兒一樣的雨花？告訴我你可有倚窗眺望南方的遠山？告訴我，告訴我，李。

李，我會盡如你所說的用功讀書的。

思念你的

安娜

涼風把雨絲飄進窗內，拂着我興奮而發熱的雙頰。望望窗外，細細的雨花好美好美！我把信箋輕輕地按在胸前，輕合上雙眼，一陣溫馨湧進心泉。我想起了那一天……：……：……學期最後的一天——

「李，回家後給我寫信，長長的，嗯？」

「一定。但別忘了假期中要用功哦！」

安娜笑了，輕輕地點點頭。

「安娜，妳知不知道，妳的樣子真像華人。」我想起了那很久以前就想說的話。

「是嗎？」她輕輕的抿着小嘴。

我端詳了一會她秀麗的臉兒。

第一眼看見安娜，還誤當她是個華人。當初用華語去問她話，還遭她狠狠地白了一眼！難怪，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她都像極了，甚至她的動作，她的表情，她的神氣……：……：可惜呵她却不是。

「你要聽一個小故事嗎？」她扭過頭對我笑笑，俏皮的眨了眨雙眼：「我是有華人血統的，你猜我什麼人是華人？」

我有點驚訝。

「妳的父親，還是妳的母親？」

「都不是，是我的婆婆。」她笑了：「在當時異族通婚是不爲世俗所接受的，但命運之神把他們放在一齊。婆婆是不理家庭的反對和公公私奔的。當時婆婆的父親鬧得很兇，聲言

要殺死公公！」

「後來呢？」

「後來婆婆他們從柔佛逃到這裏，過了一年，婆婆的父親就死了。」

我興緻盎然的聽着。

「婆婆是最疼我的了，」她驕地黯然：「但是現在她老了，時常生病。」

忽然安娜深深地瞅着我，「李，你相信命運？」

「有時。」我笑地聳聳肩。

我忽然想起了什麼，轉頭問安娜：「妳婆婆是個回教徒？」

她頷首。

一種奇異的心緒在我心中翻騰；一種難於解釋的感受。

我忽然感到心中一陣感情的衝動，無可壓抑的衝動。我壓低嗓子，很低很低，細如蚊鳴，半開玩笑的語氣對她說：

「妳將來願意嫁給華人嗎，安娜？」

她雙頰一片紅潮，輕咬着小唇，舉起手作勢要打我，但我明白，她並不是生氣！

我作勢要躲，視線無意間接觸到側座一雙火紅的眼神，火灼灼的瞪着我，其中包含着那麼多使人難解的怨憤……

爲什麼我驀然感到不安而不敢直視她的眼神？是的，我無由地感到一陣心怯，彷彿有一陣涼風在心中吹過……

自窗外飄進的雨花使我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我隨手披上牆上取下的灰藍夾克，被窗外霏霏的雨絲瞪住了。……

(二)

時光不覺在指間溜逝，懷着愁喜交集的一顆心，又回到這朝暮思念着的錫城。

明天就開學了，我心中在歡呼。明天又將可與安娜見面了！

短暫的分別，重逢的狂喜，使我雀躍。

第一眼看見我，安娜就綻着笑容對我輕輕的說：「李，這假期好長！」歡樂的花朵浮現在她臉上的每一角落。安娜是個快樂的小天使，心中沒有煩惱，沒有憂郁，只有歡笑，可人的歡笑！

但却有一件事使我頗為不快，那就是賽夫。

這些日子來賽夫總是以奇異的眼神望我。爲什麼？我一向就不喜歡像賽夫這種人，在班上總劣若無人地大吵大鬧。更尤爲甚的是他戲弄女孩子的作風，更使人反胃！

「嘿，李。」賽夫雙手插在褲袋，仰起頭，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氣，翻起那雙生魚眼瞪着我。

「唔？」我愛理不理地支吾着。老實說，我對這人一點好感也沒有。

「李，你好了不起！」他臉色有點陰沉。

我不解的望着他轉身走出課室，心中聚着一團疑雲。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安娜走進課室，歡樂在她眼中跳躍。

她永遠都是開朗的。要是快樂就是美麗的泉源，那麼，她是美麗的。

「李，今天去不去圖書館？」

「爲什麼不？」

「幫我一個忙可以嗎？」兩朵淡淡的紅雲自然地在她笑間升起：「教我做幾題數學？」

「樂意效勞！」我裝出個「遵命」的樣子，安娜嘖嘖的笑了。

放學時，天空竟佈滿了昏黑的陰霾，又恐怕要下雨了。

安娜仰望望天空，「李，今天恐怕我不能來了。」

我也望了望天空，心中一陣失落感。抬眼驀與她那充滿歉意的眼神相觸，心中始感到釋

然。

在步回校舍的路上，雨就開始傾瀉了。

回到房間，猝然省起自己還有一本待用的筆記留在課室。

飯後獨個兒無可奈何的跑回教室。走廊外的雨絲毫沒有停下的意思。

我正要一脚踏進講室的當兒，講室內的聲音把我整个人僵着了！

我撤回那已跨出了一半的脚步，心跳突如其來地加速！

講室裏是一羣馬來同學談話的聲音。我萬萬想不到，他們話題的中心竟然是針對着我！

「我知道他的目的是想追求安娜！」

是沙力的聲音。我胸中彷彿被人重重地撞了一下，一顆心幾乎從腔中跳出！安娜，我！

我摒住了呼吸。

「他？哈哈，他憑什麼？他是華人，他是一個沒有禱告的『加菲』（註），他將會被判下地獄！」是賽夫的聲音。我恍然明白他今早為何會以這麼怪異的態度對我。

「我一定要把安娜追到手！」賽夫的聲音是那般肯定。

「安娜是屬於『我們』的！」奧士曼幾乎在搶着說。

「媽的，連我們的也要搶，不給點顏色他看看他不知道！」

「嘿，明天約他出去揍他一頓？」

室內一陣沉寂，他們幾乎正在思索些什麼。

一陣濃濃的烟味狂亂地向我侵襲，使我險些兒嗆咳得喘不過氣來。他們又在抽烟了！在這兒來說，這不會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吧！

他們幾乎毫無顧忌到旁人的存在。驀然，「砰」地一聲，把我在一點也沒有防備下嚇得跳了起來！

「馬來話也不會多兩句，不自量力要追安娜！」

「也許華人女孩都死光了，所以他才轉過頭來追我們的馬來人！」

「大概華人女孩全是沒有人要賤貨！」

室內一陣得意的笑聲，使人嘔心！

我心中嘶叫，是賽夫的聲音！是賽夫的聲音！或心中被侮辱傷害得抽搐着，一顆心扭成了一團，幾乎滴出了血來！

緊捏着拳頭，血液已達至騰沸！

一團火在腦中不可理喻的燃燒着，焚去我的理智，只餘在我眼中跳躍的火焰！

他們憑什麼這樣說我！他們憑什麼說這些話！

一切在一股衝動中焚去。忘却了世界，忘却了一切可能存在的後果，我不顧一切地衝進課室！

他們似乎太過驚異於我幽靈般的出現，一時顯得目瞪口呆！手指間正燃着的香煙倉猝間也不知該放往何處！

就像一列失去了控制的火車，我不顧一切狂亂地往賽夫站處衝去，照面一拳狠狠地揍了過去！

一聲獸般的嘶叫，他雙手捧着青腫的下巴，一對赤紅的怪眼像一隻待鬥的公牛灼灼地射着我。

出其不意的變化，使沙力和奧士曼呆住了。一瞪之後，他們分別虎視眈眈地站在我身旁

就像燃料在高熱裏轟然燒盡，一刻間我驚覺到，這一步我走錯了！

我一點也不心怯，但與他們衝突，實在是不智之舉呀！

局勢一時僵着。室內寂靜得可怕。此刻只要有火花一觸即會燃起一陣可怕的火！

我實在不明白爲何自己會這麼衝動：我根本不知道爲什麼會瘋了般地衝進來揍了賽夫一拳！說實在的，此刻我心中有點後悔！

但我能在此刻胆怯地後退嗎？

雨下着。

一聲响雷，賽夫像一頭受創的野牛向我撲來！我雙手企圖把他的來勢架開，然而一陣入心入肺的劇痛在我臉上散開！我不甘示弱，於是拳來脚往地與他扭打起來！

一時沒有了記律，沒有了校規，霎時間就像一陣雷電交集的暴風雨。

「砰」的一聲，我被他的力道推撞到身後的桌子，突然腰間一陣針刺的麻痛，幾乎整個人跌坐在地上！

驀然身邊沙力大叫：「夫，夫，快停車，有人來了！」

我和他不約而同地住了手，撫着一陣陣抽搐着的汗臉，我狠狠地瞪着賽夫。

他臉上一塊紅一塊青的，額上的青筋在那兒跳動。

我掏出手帕拭去臉上的汗。

窗外的雨還滿不在乎地洒着。

這時，那一陣脚步聲已停在課室的門前。

是負責校舍生的老師！我心中猛地一跳。

「你們在這裏幹什麼？」他揚言問賽夫。

他認識賽夫——校裏的頭號黑人。

「沒什麼，老師，只是在談天！」沙力搶着回答。

他狐疑地看看四周，托了托那幾乎過於沉重的眼鏡，回頭走了。

賽夫撫着被揍的下巴，向我揮揮拳：「李，你緊記着這個！」

他們走了。

瑟瑟的風使我打了個冷噤。

就爲了一個異族女孩而與他們結仇？我心中有一股很難解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做對了，還是錯了？但他們傷害了我，我強烈的民族自尊！

(三)

爲了那一天的衝突，我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安娜並不知道這件事。而且她已經好多天沒有來上課了。

我以爲她病倒了，問茜，她也不知是怎麼回事。

安娜沒有來，課室對我來說簡直毫無生氣。身旁沒有了用筆桿敲桌子的聲音，沒有了爽朗的笑聲，也沒有了桃皮的鬧氣。總之驀然開心中缺少了很多很多什麼似的。

星期五，我很早就到校，課室沉悶地只有我一人。

安娜却來了。

她對我笑笑。但我意味到那是不自然的笑，故作，有異於往日的笑！

秀麗的臉上有點沉着，沒有往常跳躍的歡樂；薄薄的小唇緊緊的閉着，沒有了喜鬧的氣

息。

沉默，我感到一陣不平常的氣氛。她不經意地望了我一眼，幽幽的眼神淡淡地抹上了一份複雜難解的憂郁。反常的神色攤開了我心中的不安。安娜從沒有這樣過！我不解的望着她。

「病倒了？」

她搖搖頭，緊合的薄唇沒有因我的問話而打開。

她一聲不响地在我身邊坐下，用手支着頤，一雙幽幽的眼睛瞪瞪的凝望着前方。對她的反常，我猶如墮入一片茫茫的迷霧。

忽然，她低嘆了一聲；就像一根鬮被撥起的琴弦般震盪着我。

「吃錯了什麼藥，活像隻老苦瓜的！」我嘗試用話去逗她。

她斜睨了我一眼，一絲勉強被擠出的笑容苦澀得像沒有加糖的苦咖啡。

我該說些什麼？在感覺中四周每一線的生命都已靜止，大氣層幾乎已在此刻凝固！

「李，你信仰什麼宗教？」安娜手撐着下巴，聲音幾乎自指開溜出。

爲什麼要問我這個？我迷惑地望着她，沒有表示地搖搖頭。

「基督教徒？」

我默然，搖頭。

「佛教？」

我覺得想笑出來。

「你一定要知道？」

她不語，迷惑的眼睛就像瀰漫着迷濛的霧氣。

「李，你知道爲什麼我這麼多天沒有來上課？」她無意識地撕着一張白紙。

我搖頭，望着她。

「我被大哥罵了幾天！」

「哦？爲什麼？」我驚異的望着她。

安娜輕咬着小唇，欲言又止。然後垂下頭，狠狠地瞪着桌面，幾乎經過了很久的思索！

「有人對他說我和你在談戀愛！」

「我們是嗎？」我裝着滿不在乎。但，天！我此刻心中跳動得多麼狂亂，捏着的手心正溼溼的沁着汗！

「李，大哥罵了我好幾天。他要我不再和你來往。」她緊咬着下唇，「他說你是華人，你是異教徒，他說我們不應該相愛！他罵我，他也罵你，罵我沒有讀書只顧談戀愛，罵你打擾我的功課！李，我實在受不了！我們是嗎？」

她水般的眼眸中佈滿了潮濕的水氣，我實在害怕她會忍不住掉下淚來！

「別難過，安娜，也許你哥哥這幾天心情不好。」

「李，我相信上蒼創造下人類，但我不明白為什麼却要造下這麼多不同的人類，而人，又為什麼還要以種族、宗教、文化、語言來加以開隔自己！」

洶湧的情感在我心中拍潮般地沖激着。也許感情就是這麼一件東西，你越愈要把它壓抑，它愈會在你心底澎湃，洶湧……

「安娜！」

「李，現在我才知道有很多事我是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

「別難過，安娜，妳婆婆他們不是做到了嗎？」

安娜突然變得一臉嚴肅，眼皮一眨也不眨的注視着我：

「李，你會為一個異族女孩而皈依某一種宗教嗎？」

這句話像一把利劍戳刺入我的心中，使我整個人呆住了！

我默默地低下頭，不敢直視她的眼光。洶湧的心潮變得毫無定向的來回沖激着！

安娜，安娜，我該怎樣回答妳？妳為什麼要這樣問我呵！

我驀然想起什麼。

「安娜，賽夫認不認識妳哥哥？」

「也許認識，那一次他到過我的家。」她不解我為什麼突然會向她問起賽夫：「什麼事？」

我搖頭。我不大想讓安娜知道我和賽夫的衝突。

走廊外傳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安娜本能地望望窗，低頭假裝在用心的看書。進來的是賽夫和沙力。

「安娜，早。」賽夫嘻皮笑臉地走到安娜面前：「今天我請你看戲，安娜？」安娜頭也沒有抬起一下。

賽夫那一雙怪眼挑戰地瞪着我。

我沒有理會。逕自走到窗前，世界霎時間變得好好白白好白，白得令人心煩。

低沉的氣氛使我感到快要窒息了！天氣陰森森的，整個早上太陽都未見露過面。課室內沉悶的可怕，似乎一切生命都不復存在，只有那教建築的老師沙啞不清的聲音，

像一片殘舊的唱片在播放着。

安娜沒有笑。

我也沒有。

安娜凝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什麼。

我埋首在筆記簿上亂七八糟地塗着。

整本筆記簿被塗得一片交雜亂錯的，像一團被攪亂了頭緒的棉線。好紊亂。

「李，你在做什麼？」

教建築的老師驀然冷冷地瞪着我。

安娜也轉過頭來。

「沒什麼，老師。」

唉，窗外又下雨了，一絲絲的交錯着。

放學後安娜只回頭瞅了我一眼就走了。我悶悶地步回校舍。

頹然地躺在床，窗外還飄着小雨。

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坐在我身邊。

「李，你在追一個女孩子？」國咄咄的眼光有點逼人：「一個馬來女孩子？」

「誰說的？」我整個人坐了起來。

「李，你知不知道全校舍的馬來人都對你懷着敵意？」

「管他們這麼多。」

「但你知道，這是我們的恥辱！」國的臉色變得可怕！

「國，你這話怎麼說？」

「你追馬來女孩，你沒骨氣，你竟爲了她和他們打架！告訴我，李，你要怎麼樣了？」

國的臉色脹得血紅：「你知道他們怎樣說？他們說我們華人滾種，我們華人沒有好女子，我們華人也得要娶他們馬來人，進他們回教！」

「國，你何必計較他們說些什麼呢！」

「你又何必偏要向馬來女孩動感情！」

「你不了解，你根本就不了解感情，你偏激！」我不禁有點惱了。

「好！我偏激？我不了解？你又知道了感情多少？」

我緘默。

「你爲她犧牲你的家庭，你的宗教，你的……：……」國似乎異常激動，說話的聲音也有點抖顫：「你的信仰，你的民族？」

我眼線始終沒有離開窗外那紊亂的雨絲。我不敢直視國，他簡直已變成了一個失去了理智的瘋子！

「好，我不了解愛，我偏激！去愛你的安娜，去做你的回教徒吧！我們也沒什麼好說了，就當我少了一個朋友，社會少了一個華人，你家裏少了一個兒子算了！」

「國，你……你……：……」我簡直夢想不到國會偏激到這個程度，整個人呆着了。國倖倖而去。

伏在床上，我希望自己能立刻睡去，我多希望這一切都只是一場虛夢呵！

風息了，雨也歇了。雨後的夜顯得清新爽人。

夜，像一片黑紗，籠罩着所有神的創造物。

青蛙一起一落地奏着無名交响曲。

這應該是一場夢，這個時刻我是應該在夢中的，然而，然而沒有夢境，只有滿腦袋的安娜，安娜的笑，安娜的靜，安娜的……呵，我怎能忘得了！

睡吧，合起雙眼睡吧。

——李，能教我做數學嗎？

我側過身子。

——李，又下雨了，上不上圖書館？

我拉被捲過頭。

——李，爲什麼你不是個馬來孩子啊！

不，不，安娜，安娜——

安娜，如果妳是個華族女孩，那……不會嗎？要是妳是個華族女孩，我們還會相遇嗎？命運之神還會把我們放在一起嗎？

——去做你的馬來人吧！去進你的回教吧！

放過我，國，別再追我！

——你了解了她多少？妳知道了她多少？你能忍受世俗輕蔑的看法？你能適應她的文化嗎？

我坐起身來，雙手支着頤，怔怔地瞪着黑黝黝的天花板。驀然，天花板上也浮起了一個一個安娜淡紅的笑臉，重重交疊着，疊疊重重……

在矇矓中睡去了。我夢見了神話裏的牛郎和織女，隔着天河，在心傷地流淚……

(四)

星期一安娜沒有和我說話。

第二天也沒有。

第三天她和明調換了座位。

我心中一陣被刺傷的痛楚！

安娜好像處處都在避開我。她沒有大聲暢談，她沒有笑，每一天就是這樣地沉默着。

國也幾乎很少和我交談了。

我無法專神上課，有時甚至連老師在說些什麼也不知道，精神非常的恍惚。

賽夫他們仍然對我懷着敵意，時而時的故意找我麻煩，甚至到處去播傳我的壞話。

我精神快要崩潰了！我像失去了一切的支柱，像一棟搖搖欲倒的樓閣！

天，我完了！我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紊亂無定向的情緒！M·C·E·已經愈加迫近了，我心境已幾乎陷於絕望，無助！

安娜的笑聲，那扣人心弦的聲音，那使人心湖動盪的笑靨，總有意無意間襲入我的思潮，縈繞腦際。

打開書本，飄出的盡是安娜的影子，安娜安娜安娜——

不，不！我拚力去抑壓下心中沖激着的感情。我嘗試使它平靜。我沒有完全成功，但我總算把自己馴服了！

我不能飲恨考場，絕不能！

我想起百哩外家中滿頭灰髮的父母，佝僂地彎着腰在勞作，汗流像一道溪慢的溪泉涇涇而下。我能讓他們失望？我能讓他們的淚滲在汗裏滴下嗎？

功課開始把我麻醉，書本把我心中沖激的感情壓在最深處。而且這些日子來也很少見到安娜了。她沒有再上圖書館，她沒有再來向我請教數學，而且她時常缺席沒有來上課。茜說她在家自己溫習。

會考只有一個星期就到來了。一陣低沉的氣氛，把校園籠罩得緊緊的。每一個同學就像臨戰的兵士。除了上課和溫習外，我什麼也沒有去想。

校園裏涉有了笑聲，校舍裏沒有了喧鬧。

考試就這樣過去了。我也沒有再見到安娜。

考試才一過，大家就急不及待地收拾了行李回鄉去了。

百感交集之下，滿懷了沉甸甸的離愁，我離開了二年感情的校舍。是一陣失落，惆悵。

李：

我們都沒有錯，但我們却應該怪誰呢？

不要怪我考試時的冷淡，我是怕我們都會被感情影响了考試。我怕落第，我更不忍心看到你考到不理想的成績。

李，讓過去的成爲一個夢，一個美麗，使人回味的夢吧。那一次我是怕我們的感情會再度發展下去才有意避開你的。正如大哥所說，我們是難於結合的，又何必殘忍地栽培下來日痛苦的細芽？我了解你，我知道你絕不會爲了一個異族女孩而依皈回教，你爲你的種族，文化，家庭而感到自豪，以自己是無神論者而光榮，所以我知道我是無法使你動搖的。

命運，也許一切所發生的都是操縱在命運之神的手中吧！我們以最純潔崇高的一顆心去愛，不是嗎？然而，我們却被世俗所阻撓着。宗教是一堵無形的牆，而種族，却又是另一道跨不過去的溝！婆婆和公公是勇敢的，他們推倒了那牆，跨過了那溝！

無論是甜是苦，回憶都總是最美好的，是不？李，我不會忘記你，也希望你不會，雖這只屬於一個回憶。來日相見，我們還會是一對兄妹般的好朋友的。

原諒我，也希望你不會怪我。

「榜上題名」

安娜

我拿着信箋的手有點抖顫。每一字，就像一只小石投下我的心湖，激起一串串的漣漪，在水面盪漾。

回憶總是最甜美的，不是嗎？

註：·加菲 (Kathy)——非同教徒。

廿一·一一·七六宜力

馬來仔

由於他的樣子很像馬來人，所以朋友都叫他馬來仔。

他有馬來膚色的肌膚，卷曲的頭髮；像美國黑人般的那種，不過身材不很高，笑起時，那變本來很小的眼睛成了魚尾樣；腫眸子被蓋住了。右眼額角的那一條疤痕，他說是一次跟同鄉朋友乘坐電單車回甘榜時在半途遇車禍後所留下的痕迹；那一次的車禍，他是足夠躺在醫院有三個星期。

馬來仔姓顏，顏錫平，不過人是混血兒；父親是華人，母親是暹地女子。馬來仔告訴我，爲了自己這一個名字，他父親跟母親的伯父爭吵過，後來爲了和氣，他索性取了兩個名字；一個華人名，一個暹羅名，不過他通常採用父親取的華名，因爲他接觸的朋友多數屬華人。

我跟馬來仔相處有兩年多。他來自南方的馬章，我來自北方的道北，我們是因同租一間房而相識的。這也許是有緣，我剛從家鄉下來這丹州首府找工是住在阿姨的家，因爲該自由，再加上後來工作總算安定了，兩個月後便搬出阿姨的家，就搬到託朋友找的在蘇丹街南洋唱片店頂樓的一間房住，房租不很貴。起先我是跟一個暹仔同頂房費，住不上幾個星期，暹

仔因跟人結下怨仇，跑回哥洛去了，而馬來仔也就趁隙搬入跟我同住。

起初我也以為他是馬來人。第一天，由於白天我們都去工作，不能見面，入夜後，他在房間整理帶來的用具時，我趁機問他：你是不是戴「松國」的？他笑着回答：我是吃豬肉的。

從那次起，我知道馬來仔是一個風趣的青年。

馬來仔是在一家福州人開的腳車店工作。他每天除了替顧客修補腳車或電單車外，他也替老板裝置新腳車。他告訴我他一天內若馬不停蹄地安裝，他可以完成十多輛新腳車。他說他自小就幹這行了，所以對腳踏車的機件他摸得一清二楚。他以前在馬章時，就在伯父開的腳車店當過學徒。

「幹我這行工作實在沒味道，整天都得半蹲下身子，頭俯着，就是人家用斧頭偷襲你，你也不知道。不過若是女孩拿腳車來修理。嘿！還有得爽一下！一邊工作，一邊可以跟女孩搭訕，嗯——你有沒有注意到，幾乎每個修補腳車的人，脊背都有些彎，不過我的人矮隻，看去不覺得怎樣，是嗎？阿店。」馬來仔就是一腔油膩嘴。

馬來仔喜歡哼馬來歌，尤其是 *Uji Rashid* 與 *D. J. Dave* 的，樓下賣唱碟老板每次在替顧客試播唱碟時，若是開的是馬來歌曲，他必也跟着哼。他說有機會他要參加 *Butang RIM* 歌唱比賽，我叫他不妨先去 *Bick* 亮亮相，他說那種哥兒娘兒的貴地，他最看不順眼，休想叫他踏進去。

每個夜晚過十點，馬來仔跟我到河邊的熟食攤去吃宵夜。有一次在進去麗都街豪記經濟麵食攤去吃雲吞麵時，馬來仔叫我跟他講馬來話。隔桌的幾位食客還以為我帶來一位馬來朋及進華人食攤吃東西，一個個出奇地瞪望着馬來仔，馬來仔更有意地把聲浪提高，好讓那些人更加懷疑他。

馬來仔就是這麼個古靈精怪的人，喜歡捉弄別人。

馬來仔也講義氣、够朋友。有一次，我去參加一位朋友的舞宴爬地，爲了舞伴，爭風吃醋，有幾個青年想對付我，他們警告我等舞終人散時，他們就要連手教訓我一頓。我把此消息偷偷告知我一位同來的友伴，並吩咐他跑去我住處找那位同房的朋友來。馬來仔接獲消息

，立即趕來找我，並當衆嚴厲警告那數位想找我麻煩的青年說如果他們敢動我一根毫毛，他就會對他們不客氣。也許那些人見到馬來仔是個遷人，終於跟我講和。後來我才知道馬來仔也學過泰拳的，他還告訴我他曾經上過台，不過却被敵手擊敗。

跟馬來仔交朋友，實在有幸！

嫖雞他也行。他喜歡過河入暹地嫖雞。周末晚，若是沒事做，他必結伴去哥洛找女人。我懷疑他袋中真的有什麼多錢。

「不會太花錢，阿店。如果不住旅店或沒過夜，馬幣廿塊就够玩了。如果要找 high class 的，六十、七十甚至一百銖不等，最低的 class 低到二十銖也有，很便宜。」

「不怕中性病？」這是我心目中的一塊疑雲。吉蘭丹的男孩子喜歡過去暹地玩女人，幾乎每個星期四及星期五就過河了；久久去一次找 high class 的至少那安全性比較高些，每個週假便去，錢方面當然會鬧問題，找的雞也會想到經濟方面去，那些便宜貨玩了誰担保不會中呢？

「性病？嘿！看來你不大懂，咱們是有備而去呢！」馬來仔不以爲是地回腔。

「吃藥或打預防針？」我猜測問。

「沒這麼簡單。」馬來仔兩目汪汪地盯住我：「怎樣？明晚想跟我過河嗎？如果你肯，我才把這秘訣告訴你，這可不能隨便公開。」

「嘿！你老弟應當清楚我這人！除了看戲，偶爾上 Bar 外，就不會去嫖女人。」

「我要爲自己以後想。」或許這個原因，馬來仔影響不了我。不過有一次我會跟他去哥洛，我不是去嫖雞，馬來仔帶我去看泰國拳比賽。我去的那天哥洛是大日子，那兒有節目慶祝，交界關卡處當晚也特別放寬，進去比往常方便，我順便在那兒購衣服，買鞋子，那兒的東西本地人都說很便宜，但我後來發覺有的是假貨。

八百多個日子，我跟馬來仔是有說有笑地一起度過。

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甘榜到這首府工作，但我們却相處得很好。第一年的華人新年，我會去他馬草的家鄉向他拜年，我那時才知道他家是個大成員。他說他不喜歡嘈雜的家庭，所以那麼早便輟學出來找工作。

我記得馬來仔跟我同睡的最後一晚。

當晚我冲好涼登入房間，在對着壁上那面框鏡用毛巾擦着潮濕的頭髮時，我發現鏡內背後的他正坐在他睡的草蓆上抽烟沉思。馬來仔向來十分吱喳，今晚的表情却有點反常，我不解地向鏡子裡的他問道：

「馬來仔，你有事？是不是又跟人吵架了？」我依然用毛巾擦乾頭髮。

然而馬來仔對我這句問話毫無反應，我見他默呆坐着的樣子，內心估計，八成是有事發生在馬來仔身上了。我急忙一個轉身，走向他去。

「告訴我，老弟，是甚麼事？」

我坐在他身旁，並拍一下他堅實的胳膊。

馬來仔似受個小驚，若有所悟地看我一眼。他把那抽了半截的煙拋向窗口外去，跟着再伸手摸眼前矮木桌上放着的一包煙盒。

馬來仔喜歡抽煙，尤其夜間躺在草蓆未入眠時。有一晚他難入眠，一個人足足抽了一大包香煙，直到凌晨四時才昏迷入睡，隔日起身，滿喉管熱辣，咳嗽不止，面目清白，我以為他抽煙太多了，加上昨晚入睡不好，身體可能支持不了，我於是催他去見醫生。醫生替他診過後，打了一支針及配藥給他吃。從那天起，他發誓不再抽煙了，可是過後不久，他又開始抽，不過不再像從前那麼頻繁。

當我見馬來仔從煙盒裡掏出一支香煙後，銜在唇間，正待伸出手去抓取放在地板上的打火機時，我看準立即出手抽出那支含在他兩片唇間的香煙。馬來仔錯愕地瞪住我。半晌，他恢復鎮定後才說：

「讓我抽完最後這支。」

說完，伸出一隻粗胖的手臂來，手掌攤開。

「你抽了很多。」

「只最後一支。」他眼裡沒有敵意，他對我從來不會憎厭過，此刻我猜想，他心中必想到我的出發點是爲他好的。

我瞧望他伸到眼前的手掌，然後再深望一下他那沒氣色的面孔；遂答應他：

「好吧！」

我把手中的煙交給他，他重銜在唇間，「咔嚓」，燃上了火，猛吸起煙來，他順勢把身子依在背面的牆板上，深深地把醞釀在喉嚨裡的煙霧一口氣呼出來，他默默地瞪望自他嘴腔里噴出來的煙霧，冉冉地向屋樑昇去，好似這一吐，內心的憂愁都被趕走。

我靜靜地坐在他身旁，瞧望住他。

馬來仔終於別過臉來望我說，這句話似曾經過一刻考慮後才由他拿定主意。

「我爸在跟我母親鬧婚變。」

「唔！」我不禁打了個冷戰。

「我母親指責我爸在外偷養女人，前兩天鬧大了，昨晚我母親下城來找律師。」馬來仔繼續說。臉上表情木然。他猛吸入一口煙，煙霧從他鼻孔冒出。

「我昨天晚上考慮好了，我不想牽入他們的糾紛，也不要見到他們的糾紛，我更討厭他們的糾紛，我決定明早離開這兒。」

我的心開始波波地跳。

「你要去那裡？」我試探地問，我怕他會怪我愛管他的閒事。

「甘馬挽，我有朋友在那兒開麻將場，他以前說他那邊需要幫手，我現在可以去幫他。」

「一早就走嗎？」

「嗯。」馬來仔停頓一下，凝望夾在手指間的香煙：「我本來不想對你說明這些有關我家庭的私事，家醜不許外揚，但我考慮到，我們是同房，又這麼好，我想你不會是那種人，所以還是告訴了你。這晚上是我們同睡的最後一夜。」

馬來仔說完，奮起那夾着香煙的手臂，猛力地向窗口揮去，那頭香煙像一條白線衝出窗外。

馬來仔回過臉來對我瞪望一下，遂露出笑容：

「這個月的房租還未滿，但我照樣付一半。好吧！現在你我都沒事做，你快去穿衣，我們去河邊食攤吃一頓，好嗎？」

我深望馬來仔片刻，他臉上的笑容似乎馱負着另一層含意，我最終向他頷頭微笑，起身準備離去。

馬來仔離去哥打峇魯的那天早上，我去德士站送他，那時還不到我上工的時間。他臨走那刻，他只這麼交待我：店，如果以後有甚麼麻煩，可以設法找我幫忙。

那時，我也沒有送他甚麼紀念品，可是他卻帶走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如今我生活中沒有馬來仔這位朋友的笑聲，但，在我心坎裏却深埋着這位朋友的情誼！

（稿完一月二十二日丹）

學與思
鄭百年

師情

倫敦的雨是多情的；綿綿如絲，輕輕如雲。在這微寒的春天裏，我更愛這綿綿輕輕的雨；清晨起床，拉開窗簾，多情的雨絲已經鋪滿街滿巷；舉頭微望，漫漫輕雲，渺渺青煙，說不盡的詩情畫意。

可是，今晨的雨絲却是冰冷無情，却是煩惱多端和悲泣無盡。站在郵政局的門口，望着冰冷的雨絲，從黑暗的天空掉下來，滴在門口的布蓬上，又滴在車輛穿梭的馬路上；我感覺到，倫敦的雨也有可憐的一面。

打着雨傘的，穿着雨衣的，長靴短鞋，長髮短鬚；就像那些呼呼而過的車輛，匆匆忙忙，短短促促，轟轟嚷嚷。望着黑暗的天空，竟是那麼的深，竟是那麼的茫然！輕輕地，我呼了一口氣，恨不得把三千髮絲吐出來，任風吹，任雨凍。

「十八個字，兩鎊八十個便士！」今天，郵政局服務員的態度就像外頭的雨絲一樣；短短的兩個小句子，竟然用了那麼煩惱的語調。

「請問一下——」按住心情，我低聲地說：「是不是有所謂慢電、快電的分別？」

「快電加倍。」無情得多說一句話也吝嗇。

平日，我在這兒寄信的時候，總是感覺他們的服務態度非常好。他們會向你解釋，爲甚麼這封十個半便士而另外一封却要多半個便士；你寄掛號信的時候，他們會急急忙忙地用口水爲你貼上郵票——貼得歪歪倒倒，使你感到不好意思；可是，今天，他們却像外頭的雨水一樣，淋得我滿心的冰冷。

「你真無情！」望着茫茫的天，我在想。

和往常一樣，今天早晨七時四十五分，我們離開 Sedan House，到 Courfield House 用早點。英國人的早點非常豐富——雞蛋、火腿、麵包、牛奶、穀類、Corn 及 Grade fruit 等等；儘管很多人，甚至英國人自己，說英國菜完全沒味道，完全學上美國人的罐頭菜，不過，我還是喜愛英國早點。至少至少，待會兒我到倫大東方學院看書時，只須用一個輕便的小午餐 Slight lunch。

「今天應該有信，至少——」踩進 Courfield House 以前，我心裏在想。

「是魏先生來的信，」我很意外地，對玉說：「前天他不是剛來一封嗎？昨天正回了一封……。」

「是張剪報——」我說：「南洋大學……三月五日凌晨四時。」

「對不起！」突然，一位英國人碰了我一下；醒然抬頭，雨絲像簾幕一般，掛滿了我的眼眶。

「老了，風濕，又跛腳。」來英國之前，老師輕淡地用三個短句，來向我說明師母的近况。

郵政局的人越來越多，鬧得很。櫃台邊，幾條隊伍，歪歪倒倒地拖到牆角，好像在排甚麼隊伍似地；甚麼隊伍？「並經決定三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時開始弔唁」剪報上的字句，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腦裏；爲甚麼竟是真的呵？爲甚麼竟是真的呵？這些隊伍，長長短短，男男女女，一排又一排，一行又一行。

「走罷！」我厭惡這些隊伍；於是，脫下大衣，披在頭上，離開了擁擠擠的郵政局。
「把大衣當雨衣，大概少見——在倫敦。」一面走，一面想。

「一個人愛你太多的話，他就會責求你、誤解你，甚至於斥罵你。」不曉得是誰說過的話。

從郵政局到 Sedan House，大概要六、七分鐘的路程。平日下雨的時候，我都是拔着我的脚步，潤步地跑着回去；然後，喘着氣地跑上四樓411的房間。今天，雨絲像把雨傘似地，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地把我罩住，讓我躲也無處躲，避也無處避；飄在我的臉頰，飄在我的鼻樑，我冷，我痛……。

十四年了，我追隨老師十四年了！最後六、七年來，他寫過信、寫過卡片勸勉我；當着面前，他指正我，甚至於責勉我。每次，每次，我都當面解釋，或者寫信解釋，寬老師之心、釋老師之懷。

「……………」前年，因了一件事，甚至於師母開始責備我了；那是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去拜見老師，師母開了門，她氣色不好地說：「……………」

「爲甚麼會是真的？爲甚麼會是真的？」望着無淵無涯的天空，我滿臉雨珠，無奈地問了幾聲：「儘管老師瞭解我，可是，我還沒向師母解釋，還沒向師母解釋——而她，報章上說：『去年九月染上頑疾，屢經名醫診治，藥石無效。』爲甚麼我不知道？爲甚麼老師不告訴我？爲甚麼……………」

「噩訊傳來，親友莫不哀痛。」一聲春雷，我拔起脚步，不要聽。

Arline Hotel……………

Burns Hotel……………

Avon Hotel……………

倫敦的旅館多得數不清，多得使人心煩。唉！人與人相交往，不論是甚麼輩份，也都分成好幾個境界的。有的人相交往，淡如止水，那是一個境界，一個淡情的境界；有的人相交往，始而真情，卒而絕情，那是一個無情的境界。有的人相交往，真情相觸情儘管產生貴善、誤解等，他們通過解釋、諒解，或者通過時間的證明，可以彼此信得更堅、愛得更深。相交在淡情的人，似乎是生活在止水，無法了解人間的溫暖；相交在無情的人，似乎是掉入深淵，無法通過人和人之間的橋樑；相交在真情的人，是通過貴善、誤解和解釋、證明後，逐

步地提昇，逐步地到最高的境界：……。

「對不起。」

「對不起。」突然，迎面急步飛來一個打着傘子的人，差一點把我撞個滿懷。

「哎！我還沒向師母解釋呢！」望着天空，我在想着。

穿過了馬路，來到 *Sedan House*；按了鈴，開了門，我就跳進去。*Sedan House* 是 *Lee Abbey* 其中的一間 *House*，住的都是夫婦，所以，非常安靜。現在是十點五分，大夥兒都出去了，所以，顯得更加幽靜。把大衣抖一抖，橫步跳上石階。

「你看，」玉幫我解下衣服，說：「都濕光了！」

「我還要寫封信！」接過臉巾，一面抹臉，一面喃喃地說。

「剛才沒吃飽，」玉指着桌子，說：「我幫你拿兩粒雞蛋回來。」

「寄了信才吃。」攤開信紙，我就伏在桌上。

怎麼寫？又怎麼寫得完？幾十個字，甚至於近百個字，就能够寬釋老師的心嗎？就能够像平日我站在老師身邊那般的懇切嗎？從倫敦到新加坡，據說有八千英里；八千英里，我應該怎麼樣地想像，站在老師的身邊，為老師分憂，分愁，分悲傷！老師最近的身體很壞，受了這麼重的雷聲嗎？我還年青，我可以站在他身邊，把他全部的悲傷拿過來。

「我的年齡和老師的長子很近，老師待我如己出。」七、八年前，一些同窗都說老師愛護我如長子，我也常常如是想。

「——可是，八千英里！八千英里！」我心裏煩悶地在喊着。

「……學生不材，使此數言而可以少慰吾師，則正學生所願與吾師分憂者也。」望着窗外簌簌的雨絲，我把信封封上。

「我再去一趟郵政局。」

「又要出去？」玉開着門。

「我要快些寄出去，讓老師快些收到。」呼的一聲，我躍着石階。

「你真無情！」望着茫茫的天，我在想。

好意的建議

「古城之戀」之六

我在龍引做校長的時候，可以說是大權獨攬，一意孤行。不過，我卻不認為我是獨裁。因為不論大事小事，我都和董事長先有商量。他一再關照我：只要我認為怎樣好，便可怎樣做，不用和他多談。他在上課的時候，從來沒有到過學校裡面，也從不過問學校裡面的事。他的原則是有關校務，便得去問校長。不管是建議也好，投訴也好，他連轉達都不要。由於我不懂本地方言，有人無法與我對談時，他才像董事會開會時一樣，替我傳譯。

到我轉任培中校長的時候，我的方式就不能不改變。培風中學有幾十年的歷史傳統，馬六甲又是文化古城，我不能固步自封。於是，我虛懷若谷，準備接納各方高見。

這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辦學校是教育事業，不像做生意只要賺錢就好。當每個人都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提出意見的人又都是好意，問題就來了。在他提出意見的時候，可能是出於至誠，一片好心。他認為他的意見如果實行，便一定會有如何好如何好的後果。假若我不接受，不僅辜負了他的好意，而且還要承受若干責任。我常常發現有些意見，只是紙上

談兵；有些意見，並不高明；有些意見，有違教育原理；有些意見，與我的原則背道而馳；有些意見只是爲了要發表意見而發表的意見。

最妥當的辦法就是一昧敷衍。「好，好，好，你的意見非常寶貴，我設法照辦！」然後就是左耳進，右耳出，完全把它忘掉。的確也有人提出了意見之後，他自己也忘記了。

但是，這不是我的爲人方式。

不論甚麼人向我提供意見，直接提出也好，間接通過董事也好，首先，我就有一種感謝和受教的心理反應。接下來，我就認真考慮：可否施行及如何施行，同時還要考慮施行時的困難與施行後的結果，決不是等閒視之。如果我不能接受，我也一定說明理由。

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免不了就有爭辯，甚至於會不歡而散。久而久之，我竟自迷惑了：到底是誰在做校長？

李引卜主席早就說過：如果董事會做校長，何必再花錢去請一位校長來？他不管學校的事，也沒有人去和他談學校的事。十年之中，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很少來校長室。有時他到董事會辦事處去簽文件，偶爾會走過來和我打一個招呼，還要特別說明剛才去了董事會。

說一句大話，我到培中來做校長，已經是積十四年多的經驗，具有英美兩開著名大學的教育文憑，決非吳下阿蒙。當張三李四都可以對改進培中校務侃侃而談，好像專家一般的發表高見的時候，我的心中頗不受用。不過，我仍是從善如流的，只要真正對於學校有補益。我最怕的是說某某學校如何如何，我們也應如何如何；或是也可以如何如何。我就從心底開始吃不消了。這不是因爲我自負不凡，不肯虛心向人學習，更不是我嫉妬別校校長，主要的原因是：

我要培中有獨具的風格！

培中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我們翻開培中校史，在許多方面，培中都是開風氣之先。例如自置校車，舉辦運動會，發行刊物，男女合校，創辦童子軍，設立銅樂隊……均爲首倡。爲什麼現在我們要跟在別人後面呢？因此，在我主長培風中學的十年之間，我幾乎要樣樣第一。

這裡所謂樣樣第一，不是和別人競賽去爭取第一；而是培風中學的設置和措施，別人

所未會有！不爲人後，雖盛母傳。

其實，早年在龍引時，也是處處要別具一格，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那是一個小市鎮的小型中學，我們只有在設備方面求其盡善盡美，在訓練方面嚴格的紀律化而又具有大家庭的親情。學生有獨立的精神，可以自立獨立打天下。我揚棄了許多陳腐的傳統，尤其是形式方面的敷衍。例如每週訓育中心，遠在我讀小學時就覺得無聊，那些標語口號都是叫之好聽而已。到我自己做校長的時候，我便把這些全部取銷了。想不到我來到培中，竟有人期期以爲不可。每週要有訓育中心，每週要按行政曆去執行校務。

所謂每週訓育中心，就是每個星期標出一個主題來。例如這一週是禮貌週，下一週是誠實週，接下來是守時週，清潔週，愛校週……每一週再列出幾句口號或是幾點注意事項。這幾乎完全是形式的。我覺得在中學裡還要用這一套，大可不必。中學的訓育工作，必須注意學生人格品德的培養，立身處世的訓練，讓學生對宇宙人生有一定的看法。

至於每週行政曆，也是每個星期列出一些應辦的事項，甚至清掃校園、分配桌椅之類列成行政事項，實在也有點多餘。開學放假測驗考試換書等例行校務，當然都有規定。用不着勉強再來配一份每週行政工作表。何況教務處訓育處體育處事務處，各有各的定時的工作。因爲我不注重形式，我沒有弄這些，我也很少做出一些圖表來以壯觀瞻。同時我也不十分重視條文，仍是不願意流於形式，裝飾外表。爲學的目的既然是學做人，做人是整體的，也是實質的，決不是從條文和表格可以培養出完美的教育成果。國家社會，有多少法律條規，然而，那一份法律條規沒有漏洞？

我和同學們說理的時候多。他們犯了規，我指出他們的錯誤。所犯的錯誤，如果嚴重，便得接受處罰。我也向他們解釋：處罰是不得已的；處罰也不見得一定有功效。學校既是一個團體，便得有一些基本的紀律規章，每個人都非遵守不可。現在你犯了規，我要記你的過。所以每次掛牌記過之前，我都向有關學生說得清清楚楚，使他們心悅誠服，無怨無尤。我很少處罰學生，更少開除學生。甚至於有些老師也不同意我的這種作風，認爲這樣會姑息養奸。其實要開除一個學生，一紙佈告就行了。我一直認爲學校開除一個學生，便是社會上多一個流氓。壞學生在學校裡，多少他自己還有些顧忌。離開學校，他就可以胡作妄爲，目空

一切。我連這些也和同學們坦白講出來：「我應該開除你，可是，我不想開除你。你走出校門，可能就變成了私會黨，我只希望你痛改前非」。有些真正無法變好的學生，最後也許就自動輟學了。

我要建立培中的獨立風格，那麼，我自己也就必須具有我自己的風格。任何一個機構的行政主管，如果要求發展，他自己應該有一套完整的計劃，有固定的目標。因此，我出長培中是有我的理想，而且也是我自己那一套教育哲學思想的具體表現。大馬的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的，都已歸納入政府的教育體系，它們的目標由政府決定。發展為獨立中學的，那就任重道遠了。華文獨立中學有一種時代所賦予的承先啓後的責任。除了註冊、課程、開學放假等要遵守教育當局的規定之外，在其他方面，校方有相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獨中所應走的路線，可以由校方決定。那就是說：到底要辦怎樣的華文中學？我所說的校方，包括董事會和校長。也就因為校方包括董校兩方，在決定辦學目標的時候，便免不了有不同的看法。當雙方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通常又各以爲是。「校」不能說服「董」而後者一定要堅持己見，問題就來了。某年在北馬，某華文獨中校長便不被續聘。

說一句坦白話，我是非常固執的！小事情，我非常隨和，很少咬住不放。大原則，我怎樣也不能牽就。用我自己的話來說：我有我的風格。從反對華校改制，到死力維護獨中，十餘年如一日，未嘗稍懈。

於是，儘管有許許多多人好意向我建議：培中要特別注意學生參加政府考試；我是極不以爲然的。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不只是華文獨中不是爲了參加政府考試，根本辦教育就不是專門爲了考試。

另外一個好意的建議就是改用英文課本以加強英文。我不反對加強英文，但是我絕對不同意全部採用英文課本，那與提高英文程度是兩回事。有人舉出例來，某校如何。我也可以舉出例來，某校除語文外，全用華文本，英文程度也高。

有時候，有些好意的建議，變成了秀才碰了兵，有理說不清。某校好是因爲如何；某校不好，是因爲如何；都是不合邏輯的推理。偏偏就有那麼多自以爲是的人。

「假若每天要學生記熟一個英文字，一個月卅個；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個。」看起來好

像很簡單、很容易。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記英文字怎麼會如丟錢進儲蓄箱一般，投入一個便存了一個。人是會遺忘的。今天學的，如果不繼續運用，一週以後或一月以後，就會忘得一乾二淨。學習有學習的方法，每天死記單字，那怕可以背出一本袖珍英文字典，仍舊是學不好英文的。我在中學讀英文，便是每天去記英文生字。口袋裡隨時帶着那本生字簿。結果是白費時間精力。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所有海外學生必修一科「英文爲第二語文的教學法」。英國有多少學者在專門研究這門學問。最重要的仍在實用和活用。記單字有甚麼用？

爲了想要提高培中學生的英文程度，的確有許多校外人士在勞神苦思，以求捷徑。到最後，仍是那些可憐的英文教師承受了全部責任。這實在是不公道的。因爲學習，主要的還是靠學生自己去學和去習；尤其是語文。若是無心去學也就無可解救了。

有一些習用的鼓勵學生向學的辦法，也是我所不願採用的。我們有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學校也就用各種物質方面的獎勵來促使學生努力讀書。最常見的是每班前三名有獎；參加會考成績特優的有獎……所謂獎，居然還有用現款的。獎勵固然有必要，我覺得獎勵應該是一種精神方面的激勵，而不是物質方面的誘發。而且沒有一個學生是爲了得獎才去努力的。

培中的各項學藝比賽，都是由學生自己主辦。主辦的本身便有它的價值。我只覺得比賽的項目太多一點。有人認爲培中是華校，爲了提高華文程度，每年舉辦華文作文比賽，全校學生一律參加。每一個學生都參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比賽？每班都有作文，何必再來全校學生在同一個時間內來多作一篇？怎樣去評定成績，決定名次？

最有趣的是還有人間接向我建議如何「管」教師。我沒有聽完便說：「不用了。我這個校長從來不願意去「管」教師。」那位傳達的朋友說：他是好意。他還舉了許多別位校長如何管教師的例子。某校長如何如何，所以教師都怕他。我連學生都不希望他們怕我，那裡還要教師來怕我呢！那些辦法都不是十分光明正大的。無非是私下調查，找些學生作報告，或者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董事會如何如何之類。

後來，我就變成了「學者風度」，也有人說我是「好好先生」。這並不是說我「有」學者風度，而是說我這校長「是」學者風度。好好先生不用解釋，學者風度就可意會而不可

言傳了。我記得剛到馬六甲不久，有一位和培中關係很深的校友，也和我相識多年，曾經向我說：這祇有靠校長用人格來感化了。他一句閒談聊天的話，一直深深的印入我的腦海之中，至今不忘。

有些好意的建議，的確是一股熱忱的。有位校友義務為商科同學講述公司法。我心中又興奮又感激。我相信許多商科同學因此而得益不少。

另外一位開機器廠的，他建議培中買一兩座車牀，可以訓練學生做簡單的機器。車牀不貴，也可以買二手貨。董事會的經濟能力做得到。他甚至答應在他空閒時，免費來指導。

類似這樣的建議，還有許多。接納了這些建議，跟着發生其他的問題，也就多了。就說買兩座車牀罷，放在甚麼地方，誰來管理，有多少同學要學。參加的同學太多，就得增加設備。同學們都是愛新鮮的。我記得曾由許濤鶴老師開過木工班，免費教學生做簡單的木器。也可利用假期來為學校修理一些破損的學生桌椅。學校購置工具，參加的同學自己買材料。做成的用具，自己帶回家去。開始時大家一窩蜂，反正不要錢，許多人報名參加。學校便得增購用具，還要分班教學。大家做得很起勁，也督學校修理了一些東西。後來木工班的同學，愈來愈少，被迫停辦。聲鶴兄一股熱忱，不消失也消失了。本來還打算買電鋸來大規模的做汽水箱之類，以便為學校賺點錢的。

還有一個實例便是開珠算班，也是有成百人參加。剛好有位教授發明了新珠算法，有特製的算盤。學校買了幾十套。我派了一兩位對珠算有興趣的老師，加上當時高三全班同學，一起去參加教師會開辦的新式珠算訓練班，想藉此鼓勵商科同學來學珠算，將來到商場應用方便。怎知後來一般同學的學習熱忱，仍是不能持久。

在華人的商業社會中，珠算有它的特殊價值，既簡捷，又方便。我在學校裡讀書的時候，沒有學過珠算。記得我到外婆家渡假，與那些鄉下人在一起，大家便發現我這個進洋學堂的竟不會「斤求兩」；而且沒有紙筆列式便算不出乘除來。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我立刻向舅舅請教，背口訣，練珠算。自己做了校長，培中有商科，自然想開課外的免費珠算班，請老師義務來教。既然得不到預期的效果，我便在商科一年級的課程中，加上一節珠算，作為正課。某一位老師會打算盤，又編不到商科或高中的課，我便請他來担任。他卻固辭，不肯

接受。大概他早已預知學生的學習興趣不會濃的。現在計算機價錢不貴，當然比算盤更方便。談到計算機，我又想到有位熱心人士建議培中購置電腦。他調查過：簡單的電腦，不過一兩萬元一架，也是董事會能力做得到的。我對於電腦完全外行。董事會買得起那種電腦，到底對商科學生有沒有用處？容不容易學習？只買一架是否够用？電腦的修護是否方便？類似的一連串的問題，誰也沒有多去考慮。

要離開培中的那一年，在米郊公會的週年宴會中，有位先生向我建議：學生的成績手冊應該由學生家長親自來校領取。我請問理由何在？他說：那樣一來，學生就無法騙家長沒有成績報告表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我們早就注意到有些家長沒有看到子女的成績手冊。手冊是要家長簽名的。有一部份學生就冒簽家長的名。我也曾找過些學生來查問。有的說是家長要他代簽的，因為家長不識字，不會簽名；也有家長懶得管這些的。如果校方硬性規定學生成績手冊一定要家長簽名，除了不會簽的家長之外，就是會簽字的，我們實在也不易查對家長的簽名是否偽造。

果真家長關心自己子女的學業，就應該向子女索閱成績手冊。家長嚴格一點，子女也不敢說謊或欺騙的。例如有一位教育界的同道，他就拒絕在他兒子的手冊上簽名。他說那樣的成績，他簽了名會丟臉。像這種情形，怎麼辦呢？加上培中還有一條慣例：欠費學生或其他手續不清的學生，一律扣發成績單。後來，他再提出某某中學便是規定家長要如期來校領取成績手冊的。培中為甚麼不可以？他言之無心，我聽之有意。因為我最不喜歡別人建議我們培中要跟着別人走；尤其是像這些無關宏旨的細微末節。培中是馬六甲州的華文最高學府，只有別校來做倣我們。

其實，他只知道某校如此規定，他不知道該校有許多學生家長已經是怨聲載道了。住在郊區的，要長途跋涉；有工作的，要為此告假。某校是政府全津學校，那些家長敢怒而不敢言，我就親耳聽見了許多。現在居然要我去學樣，豈不可笑？

這一次的交談，可以說是相當不愉快的，最後我便提出：只要董事會開會通過，我立刻

遵辦。於是，再也沒有下文了。

好意的建議，實在太多。有的只是建議，有的還要堅持他的好意。有時我實在忍不住要笑起來，好像每一個都可以做培中的校長，每一個人都能够做培中的校長。更有趣的是總把好意兩個字提出來。難道還有人要對培中的校務作惡意的建議麼？

泣然大地

你生長在千年萬年的歲月多少朝代的興亡。興的是逃避自由走向滅亡的哲學與人生，人類是土塵，取材自黃土沙塵終將掩埋無踪。亡的是希望，沒有儆醒的人，沒有撐持到天明的人兒。所以古代是現代沒落是文明古董是新春，所以老百姓是奴隸政治是手段，所以書生更白髮。一位武士，寄悲憤於家國，夜夜看到，看到劍也鏽了；一位書生，看許多書讀許多風流神往許多山河欲哭。許多淚，向肚裏吞；許多酒，澆在夢裏。年代是把箭，虎虎風發卻不中紅心，停在此刻，迴盪不已。歲月啊歲月，這裏沒有四季所以樹葉不綺麗變幻但歲月仍然無情悄悄走來又走去。成長是苦痛，衰老是悲哀。生，本就是痛苦如開刀。

興是鬼魂亡是美麗。你追求的似羅素的三個激情：愛、知識。與人類的苦難。家、國、情盈滿你底思、你底悲鬱你底愴茫。愛有許多斷腸使你傷心斑斑，知識不在大學裏。個人的苦難與人類的苦難，相比之下，前者是晚唐後者是我。人類以自己選擇的方法殺害自己。自古都有戰爭，戰爭中無謂勝利；自古都有愛情，愛情中無所謂悲歡、拘束、恐嚇、嚴刑、許諾。歷史輪迴着，一生一死，一死一生。從神農伏羲開始，多少代人換替了多少代人？現在分佈在各個角落的黃河子孫又擁有幾種魔？古代人幸運還是不幸運？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國

一個地，一個族，大概沒有所謂主義；看不到人類，聽不到外族之聲，嗅不到國以外的香味臭味。他是一羣不知覺被困在籠裏的獸，野性悖悖，自己打自己，自己噬自己，自己哭自己。月是皇后，於是嫦娥奔月，日是神的住處，於是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的說。河伯是河神，山神是山鬼，后羿射日，女禍補天，夏禹治水。歷史是始於黃帝如史記所載，抑是始於堯舜如尚書所記？神話中，女禍是造人的神，但女禍有體，孰制匠匠？開天的屈原找不到答案。考古者從一塊石頭看幾個世紀，看燦爛看神話看英雄，看許許多多的犧牲與殘酷。石銅、奴隸、文字、巫術，皆是這時代的產物。大旱災發生了，禾稼枯了，草木死了。你沒有讀過素問、陰符、堯典和禹貢，你只記得易經裏一小段說文，過目難忘：

「屯如遭如，

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賁如皤如，

白馬翰如。

匪寇、婚媾。」（賁六四）

「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屯上六）

這是一幕古代搶婚的悲劇，掠奪婚姻如便飯。這種「制度」亡了，新的制度滋生。史實拉在他的「西下的沒落」裏提出興亡論。一代到了某個時候定將沒落，新的一代興起替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那麼你的江山呢，你的才人呢，你的風騷呢？時代變了，人換了，鬢改了，生死兩茫茫。你生在此時此地這一段旅程裏，欲哭無淚，欲喊無聲，當這世界大部份的人類還在苦難中的時候。個人的苦痛又算得了甚麼？巴金的話一直响在你的耳邊心上。朝代興亡，人類悲難，歲月蒼蒼，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你安能舒暢，安能活得毫無愧色，在這一大大空間中？禹治水被布衣崇敬為他編一些美麗的故事，據說春秋時有人說：「要是沒有禹，我們都要變成魚了。」沒有你，制度仍存山仍在災難仍來巡被這個宇宙。你死後的墓塚上，百獸腥臭。愛神與死神在你墓上逃迴。

現代如何美麗如何災難亦不能產生甚麼神話故事了。古代神人不分。你不甘信神，你是人。不必苦難已够悲哀，不必清貞已够剛健。侵襲而來的是烟水濛濛的家。余幾種種都在此處。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又在何處？情緒上的複製，意念的奧蘊，都使你不能止抑你心中的愁鬱啊愁鬱，夜雨北窗，野草風動，擬醉黃花，凡屬於你的皆將屬於家門以外的天地；凡不屬於你的，將焚滅於天地間，與你癡絕。與你癡絕。之後，如果家未破，國未亡，且用三盞兩盞的薄酒，灑在大地上，祭天地今古英雄乞丐豪俠草包，直到月已白頭，日也白頭。山不倒河仍流，你仍白髮家國。稼軒唱「我愧淵明久矣」，你長嘆復長歌，你愧稼軒久矣。少年夢中說他，疑是古代還你身。讀「美芹十論」、「九議」，你更進一步了解時代的可歌可悲。現在他被馬克思主義分析研究，再一次證明世界的變幻無窮。後日猶今視昔。稼軒地下有知，儘管雄放不羈，想也不免會皺皺眉頭。

時代令人心酸，歷史更令你愴鬱。朱門肉臭，路邊骨寒。靡靡之音，驕淫之風，真的已成過去？你的國呢？紅在心中，你的國呢？千載已死。對你來說國已不在，長安不在，吉隆坡不在，整世界是一塊地，整座東方是一個家，人類不該是為一個小角落而生的，更不應只為自己而存在，若說政治，你是罪人；若說文化，你是一位流浪哭着吼着的浪子。你這種人超越許多國界許多制度許多文化，成一形，此何以名之？且待江湖後世評論。

明鏡非台，菩提非樹，紅顏不屬你，只屬天地冥冥之間，你又何必苦苦求索呢，飛一朵雲在天上，行雲載暮，遊千山，看風河，虎臨龍窟，你又何必哀哀守候？佳人寒媚，絕代纖月，你近來多少華髮？詩劍年年，是整頓衣冠人笑的時候了。畢竟鏡裏花難折。一同塑造愛情，然後分解愛情。可能千年後，萬年後，你來生她來世，再度相逢，飛星傳恨，柔情似水，人間似夢。不是牛郎織女的故事，不是后羿與嫦娥，而是魂與魂的結合。兩情若是久長明，又豈在朝朝暮暮。少遊是對的，朝暮相見，你更加鬱結。

載想的月亮，向西飛去，你明月遍舟，這是甚麼年代甚麼可歌的氣候？月去，日來，嫦娥奔的就是這顆月嗎？后羿射日為甚麼不射下這一顆？青色的月亮擁你十九夜，卻照你一生一世的孤獨。月亮的髮是唐朝的雲，是神話裏的夢。河水清清，看月濯髮滄浪。你輕輕歌拂雲端。月離你這麼遠又這麼近，離你萬里卻是身邊，無情又似有情。

現在是三月悶熱的三月如你心中的悶熱。考試前是陣陣忙綠，抑壓激情，考試時是行屍走肉，考試完後便是一陣大空虛再度長詩佐酒。讀羅素不能給你滿足，讀佛洛姆使你對現代人更加悲悲。這便是你的歲月啊歲月，這就是嚙噬你的青春如松菊的青春的歲月，塵埃可畏，砢砢可悲，你選擇那種夢？兩路皆有盡頭，乍看茫茫，卻是短得可怕。生與活是苦與悶。若要存在得有意義，只好追求真理。真理不是金，金若有錢就可買到。真理不是銀。世界興亡就是真理的興亡。你希求人類種種昨日死，真理種種今日生。你希求着這些。一如張衡所說：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人類要匪存，抑是要雖死猶生？

這塊地不是國的，是宇宙的；這顆淚不是你的，是人類的。古代是夢，現代何嘗不是？家與國在你心上刻着驚心的崢嶸，你更多情未老，種種降生在你一個人的生存裏大空闊大宇宙的悲哀中。你的故事見證了無數人的故事。來世時你可能是另一個人，一頭狼，一朵紫白花，是風是雨。寫許多詩，字字堪狂，千古哀筆，對地冤首，重來把魂。

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完稿

溫
瑞
安

峨 嵋

——山河錄第五部份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

滄海之粟，莫過於那九萬里急遽直下的姿勢

莫過愛，愛那峨嵋秀峯

莫過於懷念，懷念那懷念的心情

雪染蒹葭，透明的月光雪

像女孩舖上銀霜的髮……：

在中國美麗而熱鬧的除夕

有一座驚天動地的山

忽然升起。太陽高昇

在試春衣的翠山下

有江南的白衣客

在深情一女子

有時候彼此一聲問候

勝過許多交談

在無敵人的江湖

你浪跡下去

仍想着那眼睛

那感動，那神情

天下之真，莫過於流浪也愉快起來

妳仍是雪地的雪

春水中的春水

在金頂上妳緝衣而去

看見妳絕塵，我驚動

妳拂塵而去的回眸

既隔斷了前面的語言

也斷絕了後面的思想

你怔怔看天邊人的月色

心中時常有一種簫聲

不斷地相喚，是妳的聲音

如一個錯誤的字，經常出現

白衣是一朵在衆生裏

吸引你不斷相望的花

開在無情的一笑裏

天下之大，莫過於傷情時在最高的山峯

看見山下的人是你自己

天若無飛燕斜掠，我便不在

雨裏默立。長劍在峨帽上斬絕！

天下不解人之多，你可以掛葫蘆
騎馬長嘶月光而去

驚驚喜喜的在鏡中看我的
仍是我觸痛的關懷

哦帽山上，青翠烽煙裊繞

像一朵濕了而凝重的水彩

我自山上乘劍飛落

緩緩緩緩，像古之傷心人

乘風還是乘天梯

自那山的斜坡滑落

跌入雲海茫茫，山的濕寒

在那一千年也跌落不到的谷裏

如自妳蛾眉尖挑的峯上

緩緩注入妳眼中

化成一幅淡得再也分不清的剃渡

稿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年初二

余中生

近作兩首

清明

天空被燒成

灰灰農農的哀禱

走過

高低的碑石

斑剝中矗立着記憶的蒼涼

祭祀的中午

陣陣涼涼的風

刻成臉上追念的溝

潺潺流過

一道痛楚的河

輕輕抬望

一根根變白的蘆葦
蕭然，搖成孝子的跪姿
在清明的中午

北門

這樣站着

一座門在北

蒼蒼然赤溼的磚石

一則說不完的典故

從兩旁伸來

這樣望着，

那紅色的變十

如此雄偉地掛着

掛成自由的標的

這樣想着，

北門

該是一張被時間洗過的臉

青蒼斑剝地穩着

感傷是一變軟軟的手

今年又過了一個秋天

怦然想起

西風或要在橫楣上

刻下一句心語

鄭榮香

尾聲

你知道嗎

向晚的街燈亮起時

最先視見的

是甚麼？

我愛夕陽，更愛暮色

而黑暗最是溫暖

你知道嗎

當長街無人行走

最先憶起的

是甚麼？

我的歌永遠唱不完

唱不完的歌，也只有唱給自己聽

不要告訴我

甚麼時候的雨聲最惆悵

不要告訴我

甚麼時候的靜默最愴痛

在熟悉索索的風聲裏

我只知道

世界真像雨中的景

隱隱現現朦朦朧朧

七六·十一·十五

黃昏星

水影無限時

倘若在池塘的草緣
在兩隻飛鳥歸去的天地裡
有你斑駁的身影
青蜓點水驚動波浪
你正好走在一棵樹下
水聲有音樂的柔
天空有雪崩的美
在許多靜止的驚動中
你解了重圍走出來
不管山繞水圍，都似會遺忘
自己幾度塵埃沾衣
甚至青青子衿，多少行裝
也無從等待前年今日門前落花
如今草色綠綠，水色清清
多少招喚都化作水底游魚

一日終會回到出生地

朝見原始的外衣

而夕陽近時

但知黑夜漫漫多遠

你從前愛唱的調

仍是自己唱

落得星光滿目

唱的還是水聲

倘若在一個人走路回家的古道上

古道在很遠的黃昏裡

照着水面漣漪

行囊便憶起飛沙走石的家

但不知何時看見草地上

有一池塘，多少花草香氣

扮演門前那條琤琮的水影

牽引着風雪的心情

在一個清晨海風裡

想着該如何爲自己換上新衣

期冀過新年時童年最美

倘若一個人想回家

家却不想念他的時候

水聲有音樂的柔

天空有雪崩的美

但不知什麼時刻

那道水影不斷潺潺流過

稿於七六年七月廿八日回馬後第一首詩，家鄉瓜拉美金。

陳月葉

流雲

月光把你我的身影拉得好深好長
你我皆是守夜燈下最沉最黯的
來來去去的離鄉人

幾時了，我觀望月下
的葉影則迷離的拖着自己
走向來處

有人似問非問的叩問着
你是否已入神的凝視

林子下那被遮避的一葉？

來時的街道，你猶未行盡
去時的小巷，你未曾行過

路長長，臉沉沉
你我一直是難言難語
有心無話的陌生客

當薄薄的霧徐徐襲來
你或許會神奇地問：
我家在那裏？
你家又在那裏？

月神秘地脫離了片片淡雲
走入了幽暗的梢頭
你祇有仰首問白雲
我祇有垂首問流水
啊，白雲流水

流水白雲

您能懇切地回答我嗎？

稿于七七年一月廿一日

歸雁

黃與黑

我們該走了，太陽

你看，那攫食而來的蝙蝠

帶着一羣吶喊的暗影

在大鴉葬禮中破空而出

逞虐於龜裂的荒原

千萬扭曲的頭蓋骨

當腦漿被吸乾時哭也哭不出

我們該走了

沉默地走吧，太陽呵太陽

我不扶你誰扶你

走吧，當你還走得動

縱使

你雙眼泣血血血血血血
亦不能染紅金鑾殿

走吧，太陽

當夜吞噬你的肚臍

咬咬牙，和血吞了吧

太陽呵太陽

勿染污每日普照的怒眼

看那只會躑紅屁股

分食殘餉的猴獠

在風雨來臨時

嚙聲躲入林中

把香蕉分給他們吧

生不帶來，死帶不去

當我們能在草地上走過

喝一點露水

吸點新鮮的空氣

你總不能再奢求

梅竹綻開如果土地已龜裂

走吧，太陽

一條海洋一堆山

總隔不了那呼喚

想想和弟妹抓泥沙

滿臉菜色

也勝過淚相對

也勝過睡面自乾

我要走了，請留步

白霏霏的雪

請留步

黑蒼蒼的石

我臉上皺紋深深

赤足被螞蟻咬傷

那一葉渡江的螞蟻

我的葉子。

七六年十月八日定稿

Rene Wellek

Austin Warren

作

王潤華譯

文學作品中的心理學問題

「文學心理學」一詞可能包含這四種意思：（一）從心理來研究作家的類型和個別性格，（二）研究創作的過程，（三）研究通過作品所表現的心理類型和理論，（四）文學對讀者的影響（讀者心理學）。第四項我們應該在「文學與社會」下討論。這四項之中，嚴格的說，大概只有第三項屬於文學研究範圍之內。第二項是文藝心理學的支流，雖然它們常常對文學研究有極大的幫忙，我們絕對不能夠從文學作品產生和作家類型來評定文學作品之價值，換句話說，我們不接受發生學之謬論（Genetic Fallacy）。

現在談談文學作品中的「心理學」問題。戲劇和小說中的人物往往因「心理」描寫真切而被我們肯定其價值，同樣的，作品中的情景（Situations）和故事情節也為此而被稱讚。有時候一個作家心裏清楚地或模糊地認識的心理原理，似乎與他作品中的人物或情景相對稱。因此莉麗·坎貝爾（Lily Campbell）說，莎翁的「漢姆萊特」（Hamlet）一劇中的心理描寫正符合英國十六世紀依麗莎白皇朝心理學中所謂「有憂鬱症的樂觀者」之心理類型。同

樣的奧斯卡貝爾會解釋莎翁「如願」(As You Like It)一劇中·傑開斯(Jacques)患的是「由體液乾枯而產生的反常憂鬱」症。華特·仙蒂(Water Shandy)可以作患着洛克(Locke)書中所說的語言聯想症來解釋。斯丹達爾「紅與黑」的主角茹蓮·蘇勒(Julien Sorel)是運用德思杜德(Destutt de Tracy)的心理學來描寫，至於種種愛情關係之分類，很明顯的，是根據斯丹達爾自己的「論愛情」一書。羅斯柯林可夫(Raskolnikov)的動機與感情之分析都是帶有臨牀心理學知識的手法。普如斯(Proust)確實有一套完整的心理學上的記憶理論，這理論跟他作品之組織很重要。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常有意的被艾肯(Conrad Aiken)和佛蘭克(Waldo Frank)所使用。

當然，我們也許要質問，作者是否真正成功的把心理學運用到他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單單提供知識或理論是不算數。要不然它們只算是「材料」或「內容」，就如在文學作品中，常看到的其他知識，如航海，天文，或歷史的記載。在某些例子中，把一部文學作品跟當代的心理學扯在一起，其關係值得懷疑，或者關係之密切非常有限，把漢姆萊特或傑開斯套進伊麗莎白時代之心理學似乎是錯誤的，因為十六世紀英國的心理學理論互相矛盾，混亂，漢姆萊特和傑開斯不止限於一種心理類型。雖然羅斯柯林可夫和茹蓮·蘇勒的心理狀態與某些心理理論相同，可是所謂相同，只是指部份或偶然性的相同而已。並不是完全一樣。茹蓮·蘇勒有時的行為表現得鬧劇式的，羅斯柯林可夫最初的罪行則是沒有動機的。這些著作本身不是為心理研究而寫，或表現和發揚心理學的理论，只不過是人生戲劇，因此深深感人的事情比真實的心理動機來得重要。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意識流」小說，我們馬上會明白，它並沒有很真實的描寫人物的真正精神活動程序。事實上，意識流只是將頭腦的活動加以戲劇化的一種技巧，使我們具體地瞭解譬如佛克納長篇小說「聲音與憤怒」的白痴Benjy是一個怎樣的人，喬哀斯的「游力西斯」(Ulysses)中的Bleem夫人是一個如何的人。可是這種技巧，一點也不科學或真實。

即使作者成功的塑造他的人物思想行為，使它有心理真實(Psychological truth)的標準，我們還是要懷疑這種真實象是否有藝術價值。很多偉大的藝術作品，一直不斷的違反心理標準，很多描寫都不符合當代的或以後的心理學。這些作品寫的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場景，主題

離奇曲折。就如要求社會現實主義一樣，心理真實只是一種自然的標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心理描寫。在某些作品中，心理描寫可以增加其藝術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心理描寫與各種主要的藝術價值結合在一起，使到作品俱有其複雜性與連貫性。不過這種有關心理的真相灼見可以通過其他的途徑，不是單憑心理學的知識。如果心理學是指有計劃，有理論系統地去研究人的心靈及其活動的話，這種心理學在藝術作品中是不需要的，它本身也沒有藝術價值。

對一些意識很強的藝術家來說，心理學也許可以加強他們的現實感，使到他們的觀察能力變得敏銳，能夠從複雜的現象中發現其癥結所在。不過從心理學本身來說，它只是為創作提供應有的準備，對作品來說，如果心理真實能增進連貫性和複雜性才有藝術價值，或者更簡單的說，當作品是藝術時才有藝術價值。

(本篇原題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這裏只是節譯其中一部份)

金盃（感激與致意）

昨夜又再看了一次「金盃」，帶回來許多記憶。我沒有談過這部電影，這麼多年了，很多人已經發表過意見。這裏只準備寫幾行字，表示感激，並且也是致意。

當然，這是茜蒙西諾蕾扮最美麗的電影，也是演得最好的電影。不久之前看「娣娣丹華絲」見到她，演我真情的壞女人。她給我的印象，一直是這樣的，因為「金盃」的緣故。「金盃」在星加坡時至少看過三次，十分喜歡，西諾蕾划一條小船，她的情人在草上睡着了，她拔根草擦他的耳朵，三番四次，才睜開眼——他原本以為是個夢，或者一隻多事的蒼蠅。然後我們看見她半背光的臉部特寫，軟鏡頭，笑着使人流眼淚的笑。這樣奪目的女明星，近年真少見了。也直到這次重看，我才發覺原來男主角沙殊雷朱亞尼迷人到極，以往只顧看西諾蕾，把他忽略了。

「金盃」講一個生活在黑社會的女人的命運，金盃是女主角的外號，因為她的金頭髮。我很容易想像它的七十年代港台版，一個飛女和她的愛情，甚至可以有暴力，性和飛車，假如五年之內沒有人改編重拍，我就把它偷了寄去邵氏。不過當然不可能，找誰演女主角好，總不成又是胡燕妮李湘罷。我認識的港台女明星，四五年前就停止增加了。而四五年前認識

的還是一向那幾個，沒有改變。

記憶裏「金盃」的悲劇性不及這回感受的濃。我很記得她最後站在窗前，天黯黯亮起來，空氣濕而凍，然而只覺得是乍醒的清晨，濕和凍只不過是胡亂的夢。雷朱亞尼被押上斷頭台，刀光一閃，刀另一頭的繩像鬆軟的蛇，隨便在天上扭幾下，我們又看到他們一齊跳舞，他的左手垂着，右手攬着她的腰。以往散場只感到悵然若失，這次卻是心如刀割，又真無能為力。

杜魯福喜歡「金盃」，似乎是必然的。開場的時候西諾雷划船，給人一個錯覺，好像是雷諾亞「郊遊」的延續。而大哥和馬仔的場面，我想起好萊塢黑電影。其實西諾雷演的，就是黑電影典型的累男人接二連三為她而死的女主角。杜魯福沒有甚麼可能不喜歡。

美國影評人寶蓮基爾說：「這電影拍得極佳，但是我並不真的喜歡它。」她認為它垃圾。我認為「金盃」貴就貴在垃圾。它並不企圖裝腔作勢以「藝術片」姿態出現假清高，自然老實。講的是被社會歧視的女人的故事，就像戲裏去酒吧「看看你們怎麼下流法」的上流社會份子，自要大驚小怪的。我就是喜歡西諾雷的俗和爛。

俗和爛是氣話，她初遇雷朱亞尼的笑和眼神，真可以將鋼和鐵都熔掉。一見鍾情恐怕不是太少見的事，然而互相一見鍾情，又以悲劇收場，總使人欲哭無淚。一切過去了的時間，一切過去時間裏的人和物，譬如三次看「金盃」的心情，也是一樣，唯有以淺淺的笑帶過去罷。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默漢末·哈芝·沙獵作

琼怡斯譯

『聲音』的英譯商榷

我十分想知道朋友和搞巫譯英的翻譯界人士對我的翻譯工作的意見。這不僅是我自己進修翻譯所須知的，也是所有從事翻譯的朋友所須要的。因此，我很高興讀到紐曼（Barclay M. Newman）的作品（刊於『文學』月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明顯的，我並沒有閱讀到我所希望的東西。在我的許多翻譯作品中，紐曼兄選了一篇他不滿意的作品，他還直接更改每一行字，以致最後變成了他自己的翻譯。我希望我的其他的翻譯作品也能在『東南方』雜誌（Tenggara）受到注意。可是，紐曼兄只是對我的一篇翻譯感到興趣罷了，那便是拉笛夫·莫希汀（Latif Mohidin）的詩『聲音』（Suara/Voice）

基於紐曼兄對於討論『聲音』的翻譯之興趣，我想我也正好藉此澄清我的翻譯原則。

紐曼兄奇怪我為什麼用Voice 而不用 Voices 作為拉笛夫的詩題。假如我們細心鑽究拉笛夫的詩『聲音』，我們將會明白——那詩題之意不是指分散了的聲音（voices），而是許多聲音拼合成的一個聲音，而這個聲音，又並不是聲音了。這聲音可見諸第一節或第三節：

「聲音／我們將會相遇。」，「相遇」在這詩裏的意思是合成一個聲音。在馬來文中也有複數的用法，但是，拉笛夫用了單字，因為就我所想，那才是作者本身的意思。

我也須澄清在印刷上的錯誤：「Footing of Mountain」應為「Foot of a mountain」，我想這是校對員的錯誤：至於 footholes 的用法，在「In the footholes of muddy water」這一行中，我還是覺得我的翻譯是使「泥漿中的足印」（*tapak-tapak air lumpur*）成為永恆的意象。水像脫離足印似的流去。我不想比詩人本身更能幹，也不要創作自己的詩！然而我是時常有寫此詩的機會的。

其次，我相信紐曼兄並不很了解拉笛夫的「Kembara」（流浪）之用法。其實，正如紐曼兄所說，不是夜流浪而是夜成為流浪的地方。「Malam kembara ini」，根據拉笛夫自己的解說意思是在夜間流浪。紐曼兄說：「根據馬來語法，流浪的是夜而不是詩作者本身。」拉笛夫兄則說：「夜怎麼能流浪呢？」

從紐曼兄的註釋可以看到他所不同意的是我的英譯方式。如果紐曼兄要我像英國人或美國人般去翻譯，那是他所不會見到的。因為我有自己的風格與態度，又有馬來文化的背景。而這廣大的世界上，不只英國人和美國人操用英語；我們馬來西亞人，嘉納人和新幾內亞人也有這種權利；這將使英文更豐富。翻譯馬來詩作，我認為，最適當的是我所負帶的馬來文化和我慣用的英文。況且，『東南方』雜誌所刊的這首詩，不只是給英國人或美國人看，而是給東南亞的讀者看的。

其次，紐曼兄所要問的，是他所意識到與否的是：翻譯應該忠實。我認為，雖然我們必須使翻譯接近原意，譯者的責任不止是抓住每行字的意思，而也要注重音韻、節奏、風格和態度或其文化之不同。在我的翻譯中，我盡量保存拉笛夫的音韻，節奏和他一貫的風格。

拉笛夫這首『聲音』在其原文是一首好詩——有濃度、以意象為主、詩行間無陳腔濫調，這些都是必須保存的。這是拉笛夫由不同的文化中所統一的。

關於紐曼兄的翻譯，我認為：第一，在他的英譯中，拉笛夫的詩已被明朗化和平淡了，試以第一行為例：

di malam kembara ini

便被譯成：

from the unfolding of this night

拉笛夫的句子有秩序而緊湊，夜成爲一個流浪的盆，他用了一個銳厲的意象。紐曼兄沒有表達出這意義！相反的，英文詩行的 *from the unfolding of this night* 却有彷彿掀開夜 *unfolding of this night* 的意思。這不是詩，而是散文，甚至很普通的散文。

又如 *pounding rain, puddles of muddy water, will surely meet, left by the hoofs of a horse* 等短句也是太過常見的。因此對讀者來說，文字的印象能力也沒有了。如果我們看拉笛夫的原句，我們會感覺到詩人對文字與句子的推敲所下了的功夫，其目的是要以完整的意思、充滿想像及智慧的語言，把事實傳達給讀者。這些都是紐曼兄的譯作所不及的。

第二，拉笛夫在詩的技巧上，傾重於意象的呈現。我認爲這些意象在讀者的「感覺」和「潛在意識」產生效果。我們讀過的詩行間的意象成爲艾略特 (T. S. Eliot) 所說的：「客觀投影」(objective correlative)，它拚合成爲一種氣氛或哲學背景，而呈現其意義。他所用的邏輯不是辯証論或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法。「聲音」的邏輯是詩的邏輯，它的意象、節奏和語音幫助了我們建立一種意義。我不很滿意紐曼兄的翻譯是因爲這邏輯被簡化和明朗後，成爲散文的邏輯。拉笛夫的詩不想達到散文的明朗或這樣的邏輯。試以這兩段詩爲例子：

<i>di malam kembara ini</i>	<i>from the unfolding of this night</i>
<i>suara</i>	<i>our voices</i>
<i>kita akan bertemu</i>	<i>will surely meet</i>
<i>walaupun akhirnya</i>	<i>although finally</i>
<i>aku tersungkur</i>	<i>i'm fated to fall</i>
<i>di tapak-tapak air lumpur</i>	<i>in the puddles of muddy water</i>

Janh dari larian
seekor kuda
di kaki gunung
kita akan bertemu
suara
di malam kembara ini
nantilah aku di sana
sebelum hujan berhenti

left by the hoofs of a horse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
we shall meet
voices
from the unfolding of this night
voices wait for me there
before the rain stop

其英譯太過簡明太過直接了，因為要表達蘊藏着的原意，而沒有一點含蓄，也表現不出原文的意象之喻意。

我不願對紐曼兄的翻譯作無意義的發問。我要看到的是對詩更深的理解，以及馬來文字義的豐富性並不輸於英文。

最後，在紐曼兄的大文中，也可看到他要使其翻譯突出，而顯示出他所感受到的比我的翻譯還少。馬來文學和這成長階段的馬來文學之翻譯，更需要的是好作品和好翻譯。而非捧揚或貶降某某人，寫吧！譯吧！這比一千篇攻擊的文章更重要。

譯按●本文原刊國語的『文學』月刊七七年二月號，該期是翻譯專輯。本文原題為『聲音及其譯翻』（Suara Dan Terjemahannya）作者 Muhammad Hj. Salleh，現為國大文學院院長。這是一篇論戰文字，對馬來文學的英譯，提出了意見，態度是溫和的誠懇的。

李憶蒼

我們是一條河

匆匆趕回家，爲的是要過一個年。

黃昏到家，夕陽在天邊。淡淡花的碎影，抓不着，踩也踩不碎的意象一直在心上；有風迹，却不想去尋風的方向。不等舉手叩門，心已很暖很暖了，暖得好像差一點兒就要患失憶症——此回匆匆，三日爲期！

一個選擇，淋着夜色，便又離開。半夜抵達新加坡，抬起頭，滿天星星，手中的皮箱，滿帶風霜隨我。而我呢，則多帶了一年回來——水一抹，年輕不再。

多少回來去，窗外的世界，也總沒有一次能在心裏真正的嫵媚過。鬱鬱綿綿的橡林不再，瘦瘦的椰樹也隱去了。多少年過去，計算着日與夜，歲月沒讓我從中得到過些什麼，只有成長帶我脫離了嬌情，永別了在母親懷裏撒嬌的年齡。也許，許多年過去以後，回首重溫時，便會滿負神傷。楊柳岸，曉風殘月。可惜的便是我是現代人。嬌情紅顏，然而紅顏却最易老。落魄的柳永，感情濃烈，最教我喜愛。短亭更長亭，千種風情，怎不教人羨慕？然而，也罷了，說來說去都可惜我自己是個現代人。莫說長亭相送，就要是個短亭，也屬是個奢想！

此時，離家二百五十里。風不前，詩情早已死。詩情本就不是屬於現代的。我若說你的詩情不美，自然，我自己的也一樣不美。

詩情原不美。你忽然對我說：我們是無根的一代。你引了誰的話，是不是於梨華？

我們都是無根的一代？

好端端的，爲什麼要引別人說過的話？是不是你的野心都全已死掉了？無邊無涯，我感到難耐，忽然覺得，我們一下子都變得很風塵起來了——你手中的煙，煙圈一縷縷。年輕的日子是夢，都是夢，風中的歌唱，我們站在街上談天，坐在巴士站裏擱着腳的在說笑，問你是否還記得這些呢？

其實，這些都無關重要，記不記得也算了；有根也好，無根也罷。我老早就已經選擇好了自己的日子和生活方式。七天爲一個星期。從一個早晨到夜晚，再從那個夜晚到另外一個早晨，時光本就是逝得好輕易。花光了我們自己的日子以後又怎樣呢？自古以來，陽光底下就從沒有過新鮮事。幾時呢，當你在夜裏淋着星空下的雨時，就應該同意我的看法：我們是一條河。水柔如月，逝水不返。

星期天，無聊的時候（大概就是所謂寂寞的時候吧？），一個人跑去那像是餐室又像是酒吧的地方吃漢堡飽。坐在高腳椅上，滿不在乎的邊吃邊搖着腳的看街上的風景。這裏看起來，也好像是有着很多寂寞的人。每個人都幾乎是啤酒一杯又再接一杯的飲個不停。吃完了漢堡飽，又看够了風景便離開。走下了石階，還可以回過頭去作最後一眼的欣賞一次我老看不厭的那幅大壁畫裏的秋景。

我們是一條河，你應該同意的。逝水不返，當水聲揚起，思想或邏輯，都應該是簡單而不是複雜的，你說是不是呢？

十一·三·七七年

林山樓

淒傲山水

潑墨之二：煙雨圖

——調寄西河洲

●第一卷

或者壓壓，或者輝煌

歲月與你與我

並立

我的聲音，在那小小的淺淺黃卡，生長！

當舟已焚，已燻，已燼，你知道：一枚缺蝶翩翩我之蒼涼，在樓頭，在山水淒傲的四月，朦朧圓月的一輪冷傲落款一幅枯樹枝的天空，我為昔日的煙雨狂書墓誌銘：小小的江南，小小的柳岸，化作一枚缺蝶的春天，翩翩，來！

●第二卷

四月！山水淒傲的四月，你在我不迢不遙的西方，在機聲咆哮的西方，用加班向八方風雨打撈，已譜三年，命名「樓」的歌，殷勤墾植明夏的菜園，忘懷鏡子的告示：憔悴的容顏！忘懷！忘懷紙筆的抗議：

絕句的魂哭絕句的魂！

四月！山水淒傲的四月，如霧初起，風和雨闌珊八方，莽莽的江湖滾滾，一面旗繡着我們的脚印和聲音，以爆爆豪情揮揚迴響去季一座燈塔的嬰啼；露天茶座，深深着夜的走廊，旖旎的天色展覽——這一座城是水衣的據地！而我們歌着，蒼蒼涼涼，我們歌着——那是漸去漸遠的煙雨，那是徒然的緣，皺了山的眉，傷了水的漣漪；已醒的風，沿軌傳說水仙的消息；夢魘已逝，枯黃季已過，我將回來，雙瞳珍藏山河的容顏，雙手輕拾兩盞琉璃宮燈，說——焚煙雨的渡者啊！走向森林，走出森林！

歌別渡頭，是的，歌別渡頭，我們向草莽航去，以櫓聲和水音回答森林；我們絕非河岸，穿過古典的你，穿過砲聲，穿過刀槍弓箭的伏擊，我們探訪一座峽蝶的春天，朝覲水仙的冷傲，當抵岸的時候，以沉寂的輝煌鑲滿沙灘，肅立御風的旗，用汗水懷念所有的行程所有的風暴，用微笑註釋淒傲的四月山水——一朵朵的煙，一朵朵的雨！

而！這是湖，這是四月，我們不能不讀鐘擺的津渡，看煙和雨橫行江面，狂華亂，八方淒傲，霧！霧明日。這是江湖，這是四月，我們豪笑生命本是李後主的詞，像牢記陳仇的血澎湃向岸：那是小小的惆悵，那是煙雨！必須莽莽，本該滾滾，這是江湖，這是四月，煙雨淒傲，淒傲，煙雨！

●第三卷

來！翩翩：化作一枚峽蝶的春天，小小的柳岸，小小的江南！我為昔日的煙雨狂書墓誌銘；朦朧圓月的一輪冷傲落款一幅枯樹枝的天空，在山水淒傲的四月，在樓頭，一枚峽蝶翩翩我之蒼涼，你知道：舟已焚，已煙，已燼！

我的聲音，在那小小的淺淺黃卡，生長：

或者壓壓，或者輝煌

歲月與你與我

並立

●七六年十一月三日十三時修定●

舂缸謠

河的淚水混濁混濁了十年百年流成無岸的歲月，黑水咽一千歲的無言無歌自上游而滲入茫茫海。打從那裏來？渾身是迂腐不癒帶膿的皮膚病。但人都說那患梅毒仍是母親河，沒有豐乳沒有佳餚；一日滾過一日無聲無息的生活。無人表許僅有掩鼻而過，帶酸味的我們這群漢子都是可憐蟲。是蟲非龍，一條蟲許許多蟲滾過黑水沫如是滾過幾個規律的晨昏。靜默。

一則生命是一碗白酒，擺在天秤兩端。上搖下搖，像舂缸狀物在黑水裏，幌成生命的鐘擺。五年十年數十年，仍是搖擺兩領清風及披身的米蟲。沒人管啦。偏偏歷史陳明我們是功臣是投資血投資汗的功臣，之外一無所有。拾米包的不識歷史，僅慾望三餐慾望跳離舂缸跳離幾代來黑沉沉的魅影。靜默。

舂缸是一只木碗，圍在碗旁是粗厚的掌幾十雙。名為苦力，製造汗簾價典當換個銅板。舂缸舂缸，這頭老馬喘氣着幾斤魚干幾口糧，肩負幾十條生命盪在河裏險在心竅。唉，那管得着，舂缸舂缸吐黑氣掩沒整臉蒼蒼白白。算了吧，又何必言何必歌？

舂缸喝黑水長大，舂缸漢以舂缸爲口糧。米包落肩壓扁無知覺的我老漢，壓上心頭是亂了心緒的千斤麻索，纏着心成一隻啞口的蟒蛇，吸飲我枯竭的血管。無情無憐。唉，幾十年仍是一樣米包落肩踩搔極舞着生活，鬢鬚漸老漸灰白滿身無人理睬的低賤。幹他老娘，力大若何一身皮膚古銅色搖擺不出銅板變生生活。丟！一杯白酒出賣米包放下的時候，快快活活。丟，一杯快活。接班人理他哪！呸，好小子不幹這活，米蟲在身上遊戲，典當力氣多沒出息。小子們幹了姪兒們瞧不起。管娘的何謂歷史哈是功臣，舂缸漢我的小子們不掛此衣鉢，衣仍是那套吸風吸雨吸着河的腥鹹冒出膚表污汗的衫。管他哪。流幾十年汗蝕成臉上生命的河川，錯綜而陳雜，一臉斑駁的河川，年輕由此涸過，歲月由此涸過，這頭枯乾的老馬涸了幾十年仍跑於起點。丟！晒乾了亦如此，無用無用，勿識字無用舂缸老我亡命了幾千個潮漲的晨昏仍啃着鹹菜脯過生活。鹹腥味滾身滾過沉沉河道無知晉人識這一身賤骨頭。生活是一條蟒，冷淡。

無用呵無用這行無用。

生命是一束乾草，舂缸搖曳幾十年百年的沉重，涉黑水爬蹣跚步悶着心鎖，誰是燃燈人？不來此施捨點火？舂缸舂缸舂銅錢的鞭影，讓它答韃，管它哪！只要能活。讓它鞭成一條氣管，只要能呼吸，不言不歌。蹣跚步履一日走到盡頭靜默。

河的淚水混濁混濁了十年百年流成無岸的歲月，黑水咽一千歲的無言無歌自上游而淹沒入茫茫海。從泥沼裏來，一身不癒的膿細胞咀嚼骨髓髓髓，人都說英雄無名的是我我是英雄。呸。娘的無用呵無用這行無用像河水樣黑墨。走到盡頭，淹沒。

落日

是退潮的時候，我慢步地行走着。

一陣陣的，一層層的；高低的，起伏的；聲音自遠而近，自小而大——是那沖擊着岸邊的細沙，並濺發出點點散亂的泡沫般的潮水。

海燕三五成羣地，忽起忽落，忽聚忽散，忽快忽慢地在飛翔，在覓尋食物。倦了，累了，牠們便停在大小的碎石上，相互追逐、嬉戲，直到遊人無意間走了過去，才很驚震、很警覺地快速離去。

遊人中，或是跑步，或是踏沙；有的也脫了鞋子，玩玩水；有的追逐那一排排不很規則的脚印，俯拾海潮遺留下來的淨潔貝殼，精緻的小石子。看落日，睹彩霞；還有遠遠的樹叢，和比樹叢還遠的船隻，還淡的青山。

天空是一片蒼茫。像宣紙上，強有力的筆觸，黑色加上花青和水份滲化開來的效果。在紅暈中，一團似火的落日，懸掛在矮樹叢和樹叢後的高樓上。那樣大，那樣鮮明。

炫暈、嘔吐，那是在船上的經驗。深黑的水，滔天的巨浪；追逐船隻的魚羣，以及像一座巨鐘籠罩

着的藍天。

那彎彎的黃泥小徑。在轉角處，幾棵葉子濃密的大樹；樹蔭下，幾個小攤子就擺在那裏，一個攤位的主人是黑鬍子。

從圓形的大門，穿過門內寬濶的圍子，是那大池塘。就在岸邊，那高聳青翠的竹叢，在清晨時，旭日迎着朝霧，那長長的影子，就投落在磚塊砌成的圍牆上。村夫的担子，牧童的牛。我就在竹叢旁看池面上的成羣游鴨，以及那浪動着的倒影。

南辰、北斗；牛郎、織女，是孩子們最愛聽的故事。

大隊的遊行，台上的舞姿，火圈的跳躍，節日的遊戲，布幕上的電影……。

籃球場上的腳車，餐廳裏的乒乓球桌；宿舍裏巨大的油畫像，和那一次跟吳先生進城的經驗。

遊人漸次地離去。沙灘上開始顯得冷清。除了潮水漲落的聲響，一切又慢慢地平靜下來。

落日被漾蔽了。但那殘餘的光芒，偶然還突破了將它重重圍困着的晚雲，顯露出它僅有的一絲金光，投落在盪漾着的海面上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那條多風的走廊

每天每天的走過那條走廊，那是條多風的走廊。風裏老是夾着要和風爭吵似的那些零亂的脚步聲。來的。去的。會在走廊上留下數根香燻屁股一條糊糊的很是可惜的手帕兒。然後，然後在風來風去裏便遺失了。遺失了的不能再要回來。我沒有打算要去要回來，凡是從我指和指之間滑去了的時光，我除了嘆息，便不再有甚麼。我的一大段的時光，帶淚帶汗汗帶一些許一些許歡樂的時光是在多風的走廊上過的。每天每天，一群人走過去一群人走過來再一群人走過去再一群人走過來。我是其中的一個，又疲憊也常常的不快樂。

不快樂的在多風的走廊上走過。那位馬來女人瞎了兩隻你我都有眼睛，她坐靠在走廊上的一根柱子上，她唸唱着自己民族的經文；一隻手中的破鐵碗敲打在硬硬冷冷沒有情感的地面上，篤篤的聲音在軟軟的風裏响着。她是個極可悲的女人。有一次我遠遠的看見她要走了，她的那條有許多胡姬花圖案有滾細細的邊的沙龍是濕漉漉的一大片，一灘水在她坐過的地方往較斜點的地方流了開去！這一灘水流了開去，被風一吹，便乾了；隔一天，她還是坐靠在那個地方。走過的人，偶爾的丟了一些錢幣在她的破鐵碗裏，一聲「鏗」的清亮是激起了她臉上的笑意。她不是很老，但，也不年輕了，她應該是有兒有女的中年女人了。她

是個活在黑暗裏瞎了眼的女人，她坐在多風的走廊上除了等着別人的施捨之外還期待着甚麼呢？她還有期待嗎？

那個身體很壯的男人要死不死的樣子坐在走廊的中間，他的口張着，不能講一堆話的張着，哽哽嚅嚅的張着。他的兩隻手伸了出來，左閃右幌的向走廊上走過的人要錢。我看見他在那兒淒涼的坐着，心底裏就酸澀了起來；他是啞吧，他不能說話，他就得在風多的走廊上很機械化的伸着手。張着嘴。沒有看過他站起來，我猜他的脚也不是很好。腿上有許多疤痕。點點滴滴。可是，我的一切想法和看法都估計錯誤了。有一個早上，我走在多風的走廊上看見了他，他穿了一條長西褲不是很好看的長西褲却是高大健壯的站着，在向走過走廊上的人大聲的問着：

「來，來來來，去怡保嗎？去吉隆坡嗎？」

我多看了他幾眼，他幫忙那些德士佬招生意。原來他是五花八門社會裏的好演員，他的啞劇演得很好，扮相和表情都十足。我一直以為自己看錯了，可是我沒有，我還看過他和船上有穿着制服的工人談話。世界的濶大，求生慾念人人都有，不得不在醜惡的人堆裏作踐自己。人本來就是很醜惡的，只是有某些人掛上了虛假的面目而已！

每天每天走過那條多風的走廊，可以看見許多不快樂的故事。這裏所提過的故事只是屬於不快樂的一小部份，還有一些未曾提起的故事，或許那故事裏的有一個會是我自己。

楊升橋

關於於梨華

編輯先生：

很驚訝地又在二八八期閱到杜斜先生的大作，頗覺該文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趕快寫了這封信給您，希望能早日給予披露。我只談於梨華部份，因為其他的，我在「致畢漁先生函」中已略作解釋。

杜斜先生對於我所說的，顏元叔比起於梨華「更適合作為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表示不同意，可惜的是卻又未能提出有力的證據加以說明。我想杜斜先生一定十分了解於梨華用留美學生為題材的全部作品，該知道於梨華到底有那些作品，是真正深入表露了留美學生的「心聲」，固然，於梨華的許多作品，的確是以留美學生作為題材，諸如「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會場現形記」，「友誼」，「再見，大偉」，「一樁意外事件」等等，確也多少（浮泛地）表現了留美學生的孤獨，悲哀和黑暗，但更多時候卻流入情愛小說的窠臼。我不清楚杜斜先生是否真正了解「適合」兩字的意含，我說顏元叔比於梨華「更適合作為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並不意味着於梨華「不適合」作為代言人，而是想指出，顏元叔在描寫留美學生方面，是比於梨華表現得更深入、更好、更動人，而取材範圍也更廣。我這樣

講並非對於梨華存有偏見，而是因為她所描寫的諸多留美學生的情愛故事，表現不了特定的時空意識。換句話說，她的大部份小說可以搬到任何一個地方，也可以在任何一個時候發生。

而顏元叔在表現留學生這一方面，無疑地比於梨華更有成績，像「舞會的裝飾人」，它是留美學生的一面鏡子，把腐化忘本的留學生批評得很透澈，真正表露了「有理想」留學生的「心聲」。在文學上，有時量多並不能就佔有優勢的，一部真正優秀之作，比百部濫作還要可貴何止千倍。於梨華的產品雖多，但由於生活面過於狹窄，以致於許多脫離不了情情愛愛的調調，從某個角度看，這些作品當然也有它們的文學價值，而於梨華當然亦有她應得的文學地位，但這不是就表示，她比顏元叔「更適合作為留美學生妥善的代言人」呢？大家不妨想想這個問題。

祝

編安

弟升橋謹上三月六日

張瑞星

不死的與逝去的

「忘海的日子」，論述、散文集，吳海涼著，一四九頁，一九七七年元月，學報月刊出版，售價馬幣二元。

吳海涼的「忘海的日子」這本書，就廣義的部類型別而言，是一本散文集；這裡的「散文」一詞，除了書中第二輯的抒情創造散文外，也包括了第一輯的論述文字。在我們無法把論述雜文與創作性的抒情散文硬硬分隔、而將前者排擠出散文之部列之前，我想，它的被容納為散文是無可厚非的。君不見高手如余光中、楊牧諸人，其說理論述文字幾乎皆為聲可擲地色放異彩的悠美散文佳作。至於有人把散文局限在「文學的散文」、「純散文」、「現代散文」（這三者所指的，其實是同一形式的散文）的框模，只求形式上詞藻間的華美，個人認為，這種過份的美感經營只能在「不超越內容的情況」下適可而止，逾之則成為美詞主義者矣。甚至余光中在「逍遙遊」後記中提出的錘鍊文字的話，當年的沈從文也早類似地說過了：「扭屈文字試驗牠的韌性，重拚文字試驗牠的硬性」（見「廢郵存底」中的「情緒的體操」）。

「獻給 偉大不死的心靈」是這本書第一輯的題名——「只聊表我對一部份人，窮其一

生對真理對知識的追求的一種敬意，」吳海涼說：「它是我生活與思想的結合，也是我思想的遺跡。」其中當以「關於存在主義」與「從精神危機談到精神分析學」的質量最為深重這二篇也是全書較精細的文章。這一類文字，誠如作者自言，在此時此地是很少有人肯去探究去介紹的。存在主義、佛洛伊德雖流行，動筆去寫述的人却少之又少，在本地更屬冷門。其他的偉大而不死的靈魂是奧登、湯恩比、川端康城，甚至李敖（李敖雖未亡故，然其思想言論已有深鉅的影響）；吳海涼在寫川端的「由死想起」文前引錄了英國當代大小說家歌勒漢·歌陵尼（Graham Greene）的一段話：

任何具創造性並值得吾人重視的作家

，或廣義上可稱之詩人的作家，都是

犧牲者：被某種困惑迷纏着的人。

這正是這些覺醒的千竅良心的寫照。

其餘的六篇是隨筆雜文。「邊際人與文化放逐」一文提出了吳海涼對馬華文學的看法，態度是嚴肅而沉痛的：「我常常在想，在台灣短短的廿年文壇裏，竟湧出不少能表現他們環境及時代感觸有關的作家，像白先勇，余光中，林懷民，陳映真，張系國，於梨華，歐陽子……爲什麼人家能造就一批具有時代意義、及區域意識的作家作品，而馬華文學歷年來所表現的特性及使命感又是什麼呢？」「任何有文化良知的人，都不願看到馬華文壇會現出真空，一個在尋找根源的邊際人，生活在真空地帶，你打算把他的精神寄託（高層次而非表面短暫的物質享受或活動）安放何處？」這些話，頗值我們的創作者深思。

附帶一提，這輯中的偉大的不死靈魂之一的 Freud，書中的中譯是一般人通用的「佛洛伊德」，而在代序的「拉滿的弓」中却是「佛諾依德」。希望搞翻譯的人能注意這一點，盡量避免「朝秦暮楚」的現象，以免讀者混淆不清，不知所適。

第二輯則題爲「獻給 我已逝去的年華」。收入十二篇一個人的，家庭的和社會的「哀傷史所衝擊下的告白，都是一些「燃不起的焰」，共同點是青春期的孤寂與不快，成長過程中與社會的接觸，思索上的煩悶。他引沙特的話說：「活着，就是不斷地想着，同時也發現它的不快。」又在「風的遺迹」文前以亨利·詹姆斯的「生命在最美好的時候，也不過是奢

豪的浪費」爲引子。也許，我想，T·S·艾略特的這兩行詩，可以給他存在的思索一點啓悟吧：

But Perhaps neither gain nor loss.

For us, there is only the trying. The rest is not our business.

吳海涼夫子自道：「我不認爲我的散文筆調是十足抒情的，」「也有對時代感觸及生命本質深深感觸及探索後的文體，它只代表我由童年步入成年期這段廿年時光內的心靈歷程。」是的，那些歲月，不管會多麼哀傷過怎樣不快過，都是已逝去的，那麼，「忘海的日子」的這一輯，應該是一種魂祭，一種向青春期的「霉爛的果子」的告別吧。而告別以後的超越，會是怎樣的美好，則有待時間的見證了。

七七、三、十五、吉隆坡

(三) 目總集詩代現灣台

(1949-1976)

作者	集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黃伯飛	風沙集	人生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天山集	人生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微明集	人生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祈响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九年
黃雍廉	燦爛的敦煌	新中國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黃郁銓	生命樹		一九七五年
黃德偉	火鳳凰的預言	星塵詩社	一九六七年
黃國彬	攀月桂的孩子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黃進蓮	蓮花落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雲從	向陽的眼睛	海洋詩社	一九六九年
曾妙容	露珠(童詩集)	台灣文教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筍孫	詩夢遺痕	自刊	一九七五年
黑野	清唱	牧童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逸峯	綠葉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
程元白	星光下	雲青雜誌社	一九六六年
凱若	晒衣場	笠詩社	一九七一年
傅敏	雲的語言	林白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喬林	基督的臉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瘋弦	苦苓林的一夜	香港國際圖書公司	一九五九年

癡弦詩抄

香港國際圖書公司

一九五九年

(此集乃「苦芥林
的一夜」之另一書名)

深淵

衆人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深淵(增訂本)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靈骨塔及其他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

枇杷樹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四年

南港詩抄

笠詩社

一九六六年

生之謳歌

文藝生活出版公司

一九五三年

青菓集

駝峯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常住峯的青春

自刊

一九五〇年

鳳凰的新生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一九五八年

黑衣婦人

荒村

橄欖園的晚禱

野火詩社

一九六二年

尋夢曲

自刊

一九五五年

飄渺少曲

拔提書局

一九五三年

風景

現代詩社

一九五四年

楊喚詩集

光啓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

楊喚詩簡集

普天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楓堤

楚卿

楚戈

葛賢寧

瑞邨

詩靜

楊麗生

楊喚

楊光中

無花果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楊元兆

想妳，在火車上

香園

水芙蓉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楊拯華

二十四曲橋

曙光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楊峻

翡翠塔

立志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

楊允達

允達詩選

普天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楊牧

瓶中稿

南北笛詩刊社

一九七二年

詹冰

瓶自選集

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嵩山鶴

緣血球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七五年

蜀雯

被牽引的靈魂

筭詩社

一九六〇年

趙滋蕃

聖夜

新疆印務公司

一九五六年

趙天儀

旋風交響曲

國華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趙宗信

果園的造訪

長歌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再版

趙同和

大安溪畔

雙葉書廊

一九六二年

趙寧

新綠詩篇

筭詩社

一九六五年

趙迺定

夢痕

大眾文摘社

一九五六年

葉笛

趙寧詩畫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〇年

異種的企求

筭詩社

一九七四年

紫色的歌

青年圖書公司

一九七五年

葉琪
葉日松

藍色多腦河

月夜戀歌

她的名字

讀星的人

寫給慧莉

鄉愁

國華出版社

綠穗雜誌社

野風出版社

野風出版社

葡萄園詩社

元杰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五年初版

一九六七年增編再版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五年

葉珊

金門·馬祖

海上日記

黎明之歌

水之湄

花季

燈船

非渡集

傳說

賦格

愁渡

醒之邊緣

野花的故事

葉維廉自選集

文林周刊社

中興出版社

元杰出版社

藍星詩社

藍星詩社

文星書店

仙人掌出版社

志文出版社

現代文學社

仙人掌出版社

環宇出版社

中外文學月刊社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曼沙

朝聖之舟

星座詩社

一九六六年

微藍

拾夢

戰斗文藝社

一九五八年

詠武

心期

自刊

一九五八年

蓉子

青鳥

中興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七月的南方

藍星詩社

一九六一年

蓉子詩抄

藍星詩社

一九六五年

童話城

台灣書店

一九六七年

維納麗沙組曲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橫笛與豎琴的

三民書局

一九七四年

晌午

銀喜子

風笛

現代詩社

一九五七年

碧果

秋·看這個人

創世紀詩社

一九五九年

碧漢

繁星

綜合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愛神曲

綜合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此書爲「繁星」之另一書名)

蔡洪津

秋之歌

笠詩社

一九六五年

嘉揚

青春之歌

正中書局

一九六六年

處女之泉

新亞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管管

荒蕪之臉

普天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墨人

自由的火焰

自刊

一九五〇年

哀祖國

大業書局

一九五二年

墨人自選集之一

中華書局

一九七二年

鐮鍊

新創作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劉永讓

情詩選集

春風文藝社

一九五八年

迎春曲

青年生活社

一九五八年

藍薔薇

學進書局

一九六六年

劉行之

凱旋集

山水人物雜誌社

一九六四年

劉占魁

千夢湖

自刊

一九六四年

劉子兆

飄泊者的心弦

自刊

一九五三年

心聲

自刊

一九五九年

劉建化

豐盈季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六年

奔向

葡萄園詩社

一九六六年

勝利前奏曲

雅典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英雄底塑像

陸軍司令部

一九七二年

午寐的河

縱橫詩社

一九六三年

劉國全

季節病

中華文藝社

一九六三年

劉祺裕

擊劍之歌

自刊

一九六三年

劉邦傑

偉大的日子

軍友報社

一九五七年

劉延湘

露珠集

英文中國郵報社

一九七三年

劉士勳
鄧禹平

靈魂的歌
藍夜小夜曲
晚禱

先知出版社
野風出版社
藍星詩社

一九七五年
一九五一年

潘夢秀

微沁著汗的太陽

大道半月刊

一九五五年

潘夢秀

在莒集

大道半月刊

一九六〇年

潘夢秀

拂曉

興中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鄭愁予

夢土上

現代詩社

一九五五年

衣鉢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六年初版

一九六九年版

窗外的女奴

十月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長歌

中山文藝獎金委員

一九六八年

會補助

鄭仰貴

鄭愁予詩選集

志文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鄭仰貴

蝴蝶結

笠詩社

一九六八年

迴旋梯

現代潮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鄭炯明

歸途

笠詩社

一九七一年

悲劇的想像

笠詩社

一九七六年

魯蛟

海外詩抄

黃埔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

綠野

捕影集

大眾文摘社

一九六八年

綠蒂

綠色的塑像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

綠綺

流浪船

青年詩人聯誼會

一九六八年

益陽

農村

新生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磊落

心曲

純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霓虹

金蛹

霓虹詩集

新理想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黎明（廖本郎）雨夜

曙光文藝社

一九五六年初版

曙光增訂再版

一九六二年

愛曲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

金陽下

中國青年詩友社

一九六五年初版

一元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再版

廖本郎

黎明創作集

大新書局

一九六七年

（獻詩十九首）

譜廿九帖

大新書局

一九六七年

新詩半百首

大新書局

一九六七年

詩

一元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生命的註脚

笠詩社

一九六七年

策馬者

野風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燃燒的荊棘

縱橫詩社

一九六一年（？）

盧勝彥

淡煙集

綜合書局

一九六七年

歐陽柳

夢幻集

曙光文藝社

一九六五年

翹翹

過渡

星座詩社

一九六六年

死亡的觸角

星座詩社

一九六七年

鳥叫

創意社

一九七〇年

衡榕

望向故鄉的臉

學生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賴慶雄

初航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賴敬文

賴敬文詩集

綠野書局

一九七四年

鮑家琳

奔向綠島

自刊

一九六四年

鮑閒觀

現實的血淚

民憲書局

一九六八年

鍾雷

生命的火花

重光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初版

在青天白日旗幟下

中央文化供應社

一九五五年

偉大的舵手

文壇社

一九五五年

天涯詩草

華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金門頌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六三年

鍾鼎文

行吟者

台灣詩壇社

一九五一年

山河詩抄

正中書局

一九五六年初版

白色的花束

藍星詩社

一九六九年再版

雨季

藍星詩社

一九五七年

雨季

省新聞處

一九六七年

謝東璧

夜笛

四維印務館

一九五三年

謝青

春天的港

新詩週刊社

一九五三年

謝秀宗

遺忘之歌

笠詩社

一九六七年

謝星濤

星星的聚會

德華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馮鶴清

我的馬群

德春印刷廠

一九五一年

譚宜武

夜交响詩

狂濤集

一九五一年

蕭憶

夢醒的世界

建國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

蕭呈昌

少年情

野風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藍祥雲

靜雲采星

明明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藍丁

牧鴉女

自由鐘週刊

一九五六年

藍雲

魔笛

新新文藝社

一九五七年

藍婉秋

萌芽集

現代文藝社

一九六三年

獨步

沒有娘的孩子

自強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海濱的故事

七面鳥

自刊

一九六七年

十四的星光

露路

藍星詩社

一九六四年

藍影
藍菱

對答的枝椏

創世紀詩社

一九七三年

藍 藍
藍 采
薛 林

嗚咽的音符
六重奏

藍燈出版社
縱橫詩社

一九六九年

零

愛國畫刊社

一九七〇年

夢幻曲

自刊

一九七二年

晚安曲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愛的故事

林白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曙光

藍星詩社

一九五八年

第九日的底流

藍星詩社

一九六三年

死亡之塔

藍星詩社

一九六九年

羅門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七五年

月末記（手抄本）

自刊

一九五九年

畫冊

鬼雨書院

一九七五年

吃西瓜的方法

幼獅文藝社

一九七二年

神州豪俠傳

武陵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明澈集

星塵詩社

一九六九年

卜塵

海洋詩社

一九七〇年

怒吼的銅鈴

立志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榴紅的五月

青年詩人聯誼會

一九六八年

金色年代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七〇？）

藍色獸

地平線

一九七〇年

啊！太陽

羅 門

羅 英

羅 智成

羅 青

蘇 凌

蘇 振邦

龔 顯宗

龔 駿

龔 魂

龔 林

風訊

■本刊訂於六月推出的「詩專號」，已獲得多位作者積極的響應，梅淑貞、賴瑞和、王潤華、溫任平、溫瑞安、楊升橋、紫一思、葉嘯、了凡及張瑞星等，均已答應將新作寄來，或允寫評論及其他。

■我們希望更多作者來稿，以充實這一期的「詩專號」。截止日期是五月十五日。

■吳海涼的「忘海的日子」，是一部得獎之作，本期由張瑞星執筆，對此書的優劣，有很深入的分析與評價。

■到底是於梨華還是顏元叔更能作留美學生的代言人？畢漁和楊升橋均有不同的看法，各位有何高見，不妨提出來討論討論。

■「風向」是一個小小的論壇，一切有關文學範疇內的事，都歡迎你上壇開炮，唯一的要求是以事論事，勿無的放矢，文長短不拘。

■鄭百年博士已自英倫歸國，這篇「師情」，是他在異地驚聞故人亡逝後的激情之作。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0 期 ● 一九七七年四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